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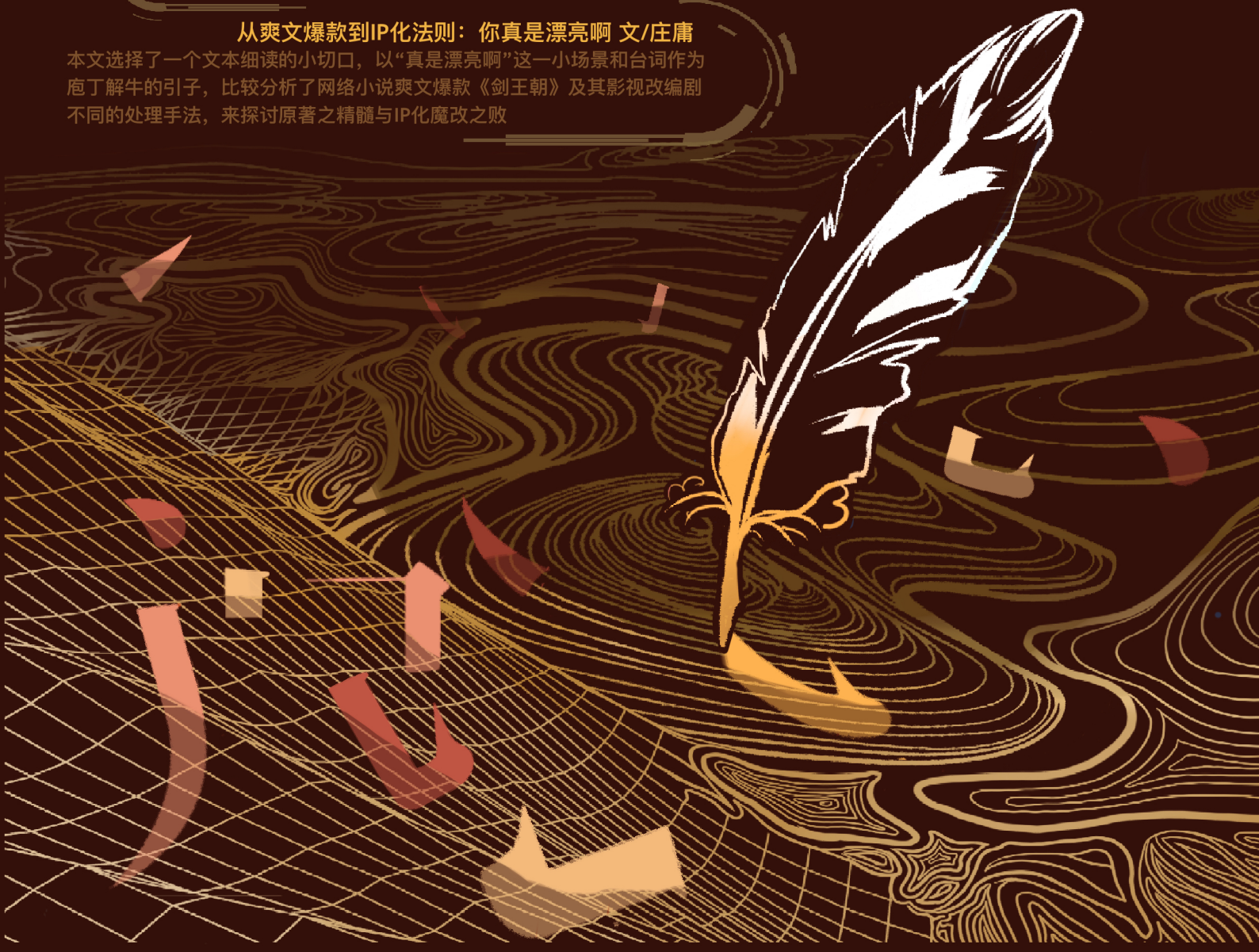
网文新观察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主办

网文前沿（特别版）：榕树下的记忆

从爽文爆款到IP化法则：你真是漂亮啊 文/庄庸

本文选择了一个文本细读的小切口，以“真是漂亮啊”这一小场景和台词作为庖丁解牛的引子，比较分析了网络小说爽文爆款《剑王朝》及其影视改编剧不同的处理手法，来探讨原著之精髓与IP化魔改之败



目录

2020 年第六期

大神絮语

- 2 血 红 漫天风花雪月的字（六）

网文前沿

- 4 香妃子 榕树下，20 年山水各一程
- 6 楚惜刀 那一棵榕树
- 7 庾 政 我的榕树，我的文
- 9 王齐君 致敬，“榕树下”

网文对谈

- 13 杨至元 踏雪剑的远方，拥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对话君天

读解网文

- 18 熊队宁 植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写作——血红网络玄幻小说《巫神纪》解读
- 22 田润叶 东方情爱的网络重释与艺术演绎——论《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的爱情叙事

- 25 许 诺 狂野之心与无岸之梦下的通讯巨变——读金十四钗小说《指间生长》
- 26 胡杨佳 人间江湖 醒目拍桌——唐四方作品《北平说书人》浅析

华语网络文学智库

- 28 庄 庸 从爽文爆款到 IP 化法则：你真是漂亮啊

网文透视

- 32 邵燕君 网络文学网站和关键词词条连载（六）

大事记

- 35 元 婕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2020 年 10-11 月）
- 37 元 婕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2020 年 12 月）

约稿通知

- 40 本刊编辑部 约稿函

主 管：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主 办：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

协 办：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

编 委： 刘 炜（血红） 王小磊（骷髅精灵）
林庭锋（宝剑锋） 程 铭（洛水）
张书玉（府天） 侯庆辰（意者）
杨 沾（雪夜） 魏 来（锐利）
林家羽（宝妮）

社 长： 王若虚

主 编： 蔡 骏

副 主 编： 丁 烨
张永禄

编辑部主任： 陈 佶

编 辑： 葛梦钰
李昱缇

美 术 编 辑： 克泽风

微 信 编 辑： 曲芷乐

本刊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大神絮语 ∟

漫天风花雪月的字（六）

文 / 血红

我的网络文学创作，其实，差点夭折。

其原因，在此不赘述，免得浪费了大家阅读的时间和精力。

若是真有兴趣，哪位看官可以拎着好酒来。我有故事，你有酒，再切半斤猪头肉，倒也可以喝酒吃肉的，好好地摆摆龙门阵。

总之，用网络小说比较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我的第一部小说，“太监”了。

下面，没有了。

因为恼气和愤懑，在“太监”掉第一部作品后，大概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继续将自己脑海中的故事写下去。

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犹豫，同样是因为恼气和愤懑，我毅然决然地，凭借着心头的火气，写出了纯情绪宣泄的一套三部曲。

所以有一种说法，文字创作，归根到底还是感情的宣泄。

关于那一套三部曲的构思，不想多说，因为没有构思过。

关于它的情节、人物、内涵之类，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一种彻头彻尾的情感上的宣泄，情节很粗糙，人物很粗犷，内涵很粗陋。那些文字从头到尾，让读者们觉得“爽”，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讨论、好评价的地方。

实在是羞赧于提起这三部曲，说起来，脸红。

唯一值得提起的，或许就是，在那一套三部曲的创作中，应当是我的情感爆发太过于炽烈的缘故，我的创作动力和创作激情，也犹如火山爆发一样。

根据书友后来告诉我的数据，在那一套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中，有一天我从早到晚，写了九万多字。

现在想想，那一段时间的我，在码字这件事情上，大概是陷入了某种“疯魔”状态吧？

抛开作品本身来说，那一段时间的创作，其实是蛮受用的。

一种灵魂上的愉悦，包括肉体上的。

我还记得清楚，那一天九万多字的创作，是早上六七点钟爬起来，在租住的城中村小楼房东开设的小卖铺里，扛了两箱“行吟阁”上楼。

没吃早饭，没吃午饭，没吃晚饭。

用平时去小炒摊炒饭的饭盒做酒具，一盆能够装一瓶半啤酒，就这么坐在电脑前，大口灌酒，手指抽搐一样敲击键盘。

从早上六七点，到晚上六七点。

十二个小时，极其亢奋地写了九万多字。灵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那种酣畅淋漓的倾述，极致的满足；肉体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两箱啤酒，二十四瓶，半个小时灌一瓶，没有下酒菜，没有吃饭，就这么灌了下去。

那是我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天。

那一天最后的影响，是在后台上传了那天的最后一章后，就向后一倒，直接倒在了床上睡了过去。

在这一套三部曲之后，我换了笔名。

从一个由七个字母组成的英文笔名，换成了现在使用的“血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台湾出版社出版了。台湾的书籍是竖排版，英文笔名用在竖排版的书页上，一是不怎么美观，二是有阅读障碍。

所以，就改了笔名“血红”。

关于这个笔名的由来，这些年有很多人询问过我。

下次有机会，再解释“血红”二字的由来，今天还是着重说书。

在那三部曲之后，我正式启用现在的笔名，同时开始策划新书。

用了大概半天时间，我认真地回顾了一下这三部曲的创作过程。作为一个新手写书人，我大致自觉到了，三部曲的一些缺漏。

有一个小插曲。

那就是我的这一套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二部，前后承接极其的完整，主线、人物、情节、文笔等，源出一辙，都有着我之前说过的粗糙、粗犷、粗陋的毛病。

而三部曲的第三部，从现代都市背景，一下子跳到了古代王朝背景。

而我自己，也通过第一部、第二部的写作，萌发了一定的写作自觉，从第三部开始，对人物、对话、情节等，进行了一定的雕琢，尤其是在文字方面，稍稍用了一些心思。

这就直接导致了，那时候的网站编辑莫名惊诧，他们下意识的觉得，三部曲的第三部完全是换了一个作者。由此，也可见这一套三部曲的第三部，和之前两部之间的较大差距。

而很显然，第三部作品被书友的接受程度，更好。

所以在那半天时间的回顾中，我认真对比了三部曲三部之间的差别和差距，思考了一下新书应该如何创作，以及新书应该选择什么类型，构造什么背景。

2004年的我，正处于一种创作的飘忽状态。

其一，我还受到网络文学早期的类型影响，对骑士、魔法、教会等元素，充满了一种比较执拗的偏好。

其二，我深受萧潜老大哥的《飘邈之旅》的影响，东方仙侠是如此的精彩，我很想在新书中，融入东方仙侠的元素。

在这左右摇晃的飘忽状态中，我的新书架构，就在短短半天内成型了。

一部现代都市背景，既有网络文学早期魔幻元素，诸如骑士、魔法、教会、狼人、吸血鬼之类，主要力量体系，却又基于东方仙侠的，现代都市仙侠作品。

现在回想一下，这本《升龙道》，应该堪称现代都市仙侠类型的开山之作。

不完全是西方魔幻元素，也不完全是东方仙侠元素，而是在现代都市背景下，西方魔幻和东方仙侠的对撞；是现代都市中，一群掌握了超凡之力的人，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在车水马龙的红尘中挣扎生活的故事。

现在想想，不提《升龙道》这部作品本身的缺陷，如情节、结构、文字方面的不足，也不提后期在力量体系和人物情节方面的失控，单单从作品的设定上来说，它还是比较成功的。

萧潜老大哥的《飘邈之旅》，堪称开辟了中国网络文学自我发展的道路，在早期的西方魔幻元素之外，强势开辟了东方仙侠这一大类别。

而《升龙道》这部作品，我可以比较骄傲地说，它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初期，丰富了网络文学的类型，让网络文学有了更多的变化，有了更多的可能。

（本文作者系上海网络作协会长、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

网文前沿

特别版：榕树下的记忆

编者按：

1997年12月25日，美籍华人朱威廉（网名Will）创建“榕树下”（本刊2020年第2期的网络文学网站和关键词词条连载中有专门介绍），它是我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性文学网站，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初期最有影响力的原创平台之一，多位早期网络知名作者，如安妮宝贝、李寻欢、邢育森、宁财神、慕容雪村、沧月等活跃于此。2002年，榕树下被出版巨头贝塔斯曼收购。2006年被贝塔斯曼卖出。后几经转手后于2009年被盛大文学收购，2015年随盛大并入阅文集团，2017年底因故闭站，2020年8月服务器关闭。

榕树下是中国网络文学发生期重要的驿站，承载了早期网络文学人的集体记忆。在君天先生和冯琦女士的热心帮助下，邀请当年榕树下的版主、编辑、状元、作者和读者等写了一些回忆性的文字，本刊分两期刊出，作为纪念。

（本刊编辑部）

榕树下，20年山水各一程

文 / 香妃子

2018年5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写上海的中国大戏院重新开幕的稿子。微信收到久未谋面的朱威廉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想重启榕树下。

这无疑是一个怀旧的好日子，80年前的大戏院重新开张了，20年前的榕树下也要重启。那个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作为最早的榕树人——作者加编辑，我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答应加入重启榕树的团队，负责编辑部门。

在“榕树下”做编辑，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于一个文学青年来说，职业生涯的开端在文学网站当编辑，当然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虽然后来我做了图书编辑，文化记者，专栏作者，文学翻译等各种工作，但让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终身从事文化工作的起点，是那个美好的互联网文学时代，是那个鼎盛时期的“榕树下”。

2000年的秋天是毕业的季节，上海的梧桐开始纷纷落叶。《新民晚报》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刊登了整版的绿色广告，内容是“榕树下”招聘文学编辑的启示。面试我的只有一个人，叫“李寻欢”，就是现在马上要上市的“果麦”的创始人路金波。我就是那么简单地走进了“榕树下”当年栽着一棵大树的办公室，和我同一天进编辑部的还有一个编辑叫杨曲，她的英文名就

叫Tree。

无论是年少时的阅读、还是学生时代的写作，我都是虚构类的粉。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是小说编辑。从“青青校园”的微型、短篇小说，到“爱情故事”的中篇甚至长篇小说，每天处理的稿件都是上百篇，文字量都是6位数级。我和当时风头正健劲的网络作家们做同事，周末加班时当年还叫“小四”的郭敬明会来办公室要当时还叫“安妮宝贝”的庆山的签名。

我在这里认识了太多的才华横溢的作者，到了今天很多已经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作家、编剧、评论家和翻译家。直到后来我进了传统出版社做图书宣传，到党报做文化记者，结识和采访了中国一线的作家学者莫言、易中天、王安忆、余华等人，他们都承认网络文学走出来的这批作家的才华和优秀，认为“榕树下”在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进步上作出的巨大贡献。

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界限，莫言和当年明月对谈的时候说：文学就是文学，与载体无关。时光如梭，20年前第一届“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王安忆和王朔给一等奖获得者尚爱兰颁奖；如今她的女儿蒋方舟也已年过三十。

重启榕树是一场美好而又艰难的梦想。

我们找来了原先编辑部的散文编辑飞乐，诗歌编辑哲别，小说编辑小二。我们想用App的方式让榕树重新活过来，用大数据和算法来推荐个人喜好的文字给用户。

从2018年世界杯决赛结束的那天起，我就每天驱车单程40公里，到位于莘庄的编辑部上班。这是我离开原先的“榕树下”之后久违了的坐班时光。

20年前刚在“榕树下”上班的时候，家也在40公里开外，每天坐公交倒地铁。一次我的编辑主管花过雨在开编辑会议的时候，说我是编辑部里住得最远的，但是一次也没迟到过。这在2000年时的“榕树下”办公室里压根不值一提，我们有太多下班了也不回家，甚至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过夜的榕树人。我们彼此以网名相称，甚至到离开的时候也搞不清楚真名叫什么。我们是一群活在乌托邦里的人，这对我的人生一定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到今天我失去了为了挣钱委曲求全的能力，好像这一生就只会做与文艺有关的事情。

“榕树下”的衰落，其实并不是20年后的今天才开始的，早在2002年，日渐式微的“榕树下”就被德国的出版大鳄贝塔斯曼收购了。那时的我有些灰心，便去了北京开始写脑海里的长篇小说。一年后被收购的“榕树下”成立了“贝榕图书”，

开始做出版，我便回上海成为了“榕树下”的第一个图书编辑。那时真是出版业的春天，将当时的网络作品编辑一下转成纸质图书，随便就能卖个三五万册。那时做了安妮宝贝的《八月薇安》，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等一批网络作家的书。我自己策划的第一个选题木子美的《遗情书》虽然一经出版就被出版总署禁了，但仍然卖了好几十万册。

为了赶着上架，跑到印刷厂门口等书出厂的辉煌，我是到了2006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时，做到易中天的《品三国》时才再次遭遇。就算后来再做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蛙》一书，2010年上市的时候也是平平淡淡。出于对出版的热爱，我在做完《蛙》的发布会之后，便奔赴英国进修出版硕士。但等我回来，出版业便遭遇了全球的寒冬，以前几万册的图书，那时只能开机几千册，大众已经丢失了阅读纸质书的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手机付费阅读。

于是在那个时代“起点”网雄起，“榕树下”被卖给欢乐传媒后，又被盛大收购，编辑部辗转到了北京，我却已离开出版圈当起了记者。在“榕树下”10周年庆的时候，朱威廉又把老榕树人聚在一起，酒桌上见到了当年“榕树下”的新掌门人王小山和

侯小强，但终究也没人可以将榕树起死回生。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文学和艺术的兴起，就像海市蜃楼一般地转瞬即逝。我们刚看到阅文集团的上市，转眼创始人团队便被踢出了局。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时代，没有盈利模式，一切便是空谈。

10周年之后再见朱威廉，便是2016年“相约榕树下”餐厅的开张。那时的他在餐饮圈混得风生水起，便重拾榕树情节在上海的淮海路开了一家概念餐厅。这让榕树的老同事们都很兴奋，纷纷找出自己家里珍藏的有关榕树的纪念品放到餐厅的门廊桌上展示。我也翻箱倒柜找出了离开编辑部时收藏的相框和几本“榕树下”网文大赛时期出版的图书。

有了餐厅作为聚点，“榕树下”的活动就变得频繁起来，我们也找到了很多失联已久的榕树人，有编辑有作者，大家也都建立了群开始互动。就是在2017年“榕树下”20周年的讲座后，朱威廉动了重启榕树的念头。

从2018年的7月开始历经整整一年多的努力，朱威廉重启的“相约榕树”App终究没能熬过互联网的寒冬。作为重启榕树的核心团队五人之一的编辑总监，我也很伤心，因为我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从互联网文学走出来的这批人，20年后都

有了自己更好的选择。

20年后的世界飞速变化，但最大的变化，其实在于我们有了更广阔自由的天地，在这个地球上活得更从容了，有了各种缤纷多样的选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载体表达自己，没有对错，也无所谓好坏。文字无疑是其中最简单直接也最直指人心的一种。当然，只是一种途径而已，更立体丰富、声名并茂的方式铺天盖地席卷而来，门槛也很低。

有人说榕树是世界上最长命的树种之一，可以活到几千年。20多岁的“榕树下”却已经在互联网大潮里沉浮了很多回。这次的一个巨浪打来，我们看到它又沉了下去，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次浮上水面。就像我们这些捱到今天已经成为文学老年的人，内心还是那个理想主义废柴，只是看上去不一样了。

（本文作者系香妃子，英国出版硕士，记者、图书编辑、杂志主编、文学翻译、专栏作者。曾任“榕树下”网站小说编辑；上海文艺出版社营销主管；《杭州日报》上海记者站站长；现为《中英时刊》联合创始人、主编。）

那一棵榕树

文 / 楚惜刀

如果穿越回2000年，你会看到互联网新公司热火朝天开张的一年。西祠胡同论坛正流行，中华网很热门，人人都用新浪免费邮箱，腾讯QQ刚从OICQ改名成QQ，有860万网民拨号上网，网速仅有54k。

那是网络大潮第一次浪起的时代。

我写作开始得很早，一个人默默写在本子上，只有亲朋好友是读者。1997年我开始用电脑写作，但对网络发表非常谨慎。最初听说榕树下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在网上贴出文章后，还能否保证是自己的。一直观望到2001年10月，我才用小说人物注册了笔名，开始在网上发文，这是“楚惜刀”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人前。

试水的时候没多大动静，直到2002年3月12日在“聊斋夜话”栏目发了2500字的《莫呼洛迦》——这篇小说2006年在《飞·奇幻世界》引出了大家合写“天龙八部”的系列——仿佛一粒石子投入湖水，带起一片涟漪。我得到了榕树下的第一个绿叶推荐，一万五千多的点击和一百多个读者评论，让一直闷头写作的我听到了读者的声音。这种即时的互动激发了创作的欲望，“被人看见”的途径终于变得简单，只要你写，就有机会。

榕树下鼓励类型文学的创作，各式各样的类型小说都能找到投稿的栏目。因为怕鬼，我写了好几篇“聊斋”故事以驱散内心的恐惧，从小写长篇武侠，看到大量短篇后也开始了新的尝试。这种锻炼很好地锤炼了结构与文字，也因其短平快，欣喜地获得了一批喜爱我的读者。

除了读者，更多的喜悦来自于同好。榕树下的论坛各有名字，我常去的是君天创立的武侠论坛“侠客山庄”，一群写武侠的作者从五湖四海聚到这里，讨论前辈的作品，交流彼此的心得，定期征文比武……表扬听得开心，有批评也会大喜，不同的声音总是好的，就算是金古梁温黄，你也会不喜欢。那时的网络氛围很好，大家敢说实话，不怕红脸，翻阅旧帖多见朋友对我的批评，而成长是在对比与激励中诞生的。

君天组织的“网络武侠联盟”有联合征文，第一次比赛是问题小说《惊》，那是我的第一个武侠短篇，看到同个题目在不同作者的笔下翻出花来。这是网络写作很有趣的地方，互动强且反馈快，评委点

评和读者评论汇集在一起，对自己的水准会有一个公允的判断。也会有不服气，会有遗憾，这就激发了灵感，诞生了新作。有时候，文章是被逼出来的，没有编辑的唠叨，定期的比赛也是有趣的催稿方式，跨网站的联合征文在当时很常见，见识到江湖之广。

榕树下，是最初的江湖。有意气风发的少年，有路见不平的侠客，有醉心写作的痴人，在花团锦簇的热闹背后，也有争名夺利的纷争。

当投稿越来越多，榕树下自身的编辑再也来不及审阅，2003年各大社团应运而生。君天和我的“武幻聊斋”专收幻想奇情类作品，独上月楼的“雀之巢”则是中年作者的大散文集散地，夜行天涯与禾页青青的“此刻天涯”更多是写实类的小说与散文……作者不仅仅需要写作，还要运营社团，身兼多职。一开始，各家社团蓬勃发展，社长和编辑满满热情地招兵买马，凭借自身影响力和社团风格招徕作者，对榕树下作品的扩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隐患也由此而生。

每天成千上万的新作品，如何脱颖而出？榕树下靠的是绿叶推荐。推荐由榕树下的官方编辑决定，后来权力下放到各大社团中，引发了不小的风波。那片榕树叶子，是一种肯定，也是一个舞台，确保了关注与流量。一篇文章好不好，究竟由谁判定，推荐是不是真的公平？在那个免费阅读的时代，社团编辑每天花大量时间阅读推选可以发表的文章，而后会面对落选者的诘难和指责。对于有本职工作兼职写作的我们来说，每天要看几十篇投稿，处理有争议的推荐，管理社团从对文学的热爱，变成了重复劳动的负担。而对于非编辑的作者来说，自觉写出好文章没有得到推荐，会质疑社团的公正性。之后榕树下更推出了购买鲜花和鸡蛋的付费制度，砸鸡蛋可以让一篇好文沉沦，送鲜花也能让烂文被推送到首页。加入了游戏玩法的榕树下慢慢变了味道。

这是我渐渐淡出榕树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则和出版业的兴盛相关。

作为当时最热门的原创文学阵地，在榕树下崭露头角的作者，容易被杂志和出版商发现。在武侠写作这个领域，很多人就此成为《今古传奇·武侠版》的作者，我也不例外。被印成铅字且有稿费拿，和

网络上无聊的口水仗相比，自然更有吸引力。榕树下不适合发布长篇小说的网站模式，制约了它在网文大战中的发展，找不到正确的盈利模式，也使作者们不断流失到其他网站和杂志中，榕树下的几经易手更加剧了它的衰落。这期间外界硝烟渐起，起点和晋江热度大增，幻剑书盟、四月天等网站都更能吸引长篇作者，相较于短篇小说和散文诗歌，长篇小说更容易与出版连接、进行变现。

2006年后，我基本转向杂志写作，而榕树下不断更换东家，到后来连用户名也登录不上去，曾经的文章荡然无踪。2020年8月底，终于正式关闭了服务器。曾经以为网络是有记忆的，写下的文字才占多少字节数呢？可是它终究是消失了，没有存留备份——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榕树下完成了一个先行者的使命，它培育出的作者依然有很多活跃在人们视线中，尽管一说出名字，都成了“远古大神”。从那一株榕树下走出去的作者们，有的是畅销书榜的常驻客，有的是热播影视剧的编剧，有的成为文化公司的老板，更多的是始终笔耕不辍坚持创作的普通人，文学之梦是我们心底彼此相连的纽带。时至今日，榕树下消失了，但它就像一个退隐了的武林高手，虽已不在江湖，江湖却永远留下了它的传说。

上海作为榕树下大本营，不时有编辑们和作者们的聚会，2016年，创始人朱威廉在上海香港广场开办了“相约榕树下”的餐厅，2019年又做了“相约榕树”的APP。榕树下始终没有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但是对我们这批“老作者”来说，这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朋友们最初相识的地方。认识了十七八年的作者们，都是榕树下写武侠奇幻的一群人：君天、本少爷、画上眉儿、燕垒生、草玄、骑桶人、沈瓔瓔、沧月、窃书女子、君心似海……偶尔联系一下，依然在写作，也就够了。

感恩榕树下，让“楚惜刀”这个名字活了，让我结识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拥有了跟随至今的第一批读者。写作这条路经常是孤单的，可有过榕树下的经历后，我不再是一个人。

希望我们都记得最初的梦想，一直写下去……

（本文作者系楚惜刀，榕树下“武幻聊斋”社长之一。）

我的榕树，我的文

文 / 度政

三十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真走上这一条以文字为生的道路。

那时候，醉生梦死，朋友们像那个车牌 8216 的豪华野狼摩托车一样呼啸来去，递出的名片总是印着两三个头衔，自己也总是装模作样地拿起立在茶桌酒桌上的移动电话，矜持地告别，匆匆奔赴下一个节场。

直到，出现了网络，知道了榕树下这个网站。

有一个网名颜晨晨的女孩儿，来我的网吧上网，给我介绍她贴在榕树下的一篇文章——《像奶牛一样美丽》，后面有很多读者留言，后来发表在《知音》上。

这件事触动了我。

回家后，我从床底箱子里翻出几十个软面抄硬面抄，几尺高、抄写工整的稿纸，那是我九二到九三年写的两百万字的武侠小说。

实际上，九三年我还去读了一个西南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夜大，纯粹出于兴趣。

我把那些稿纸搬到网吧，每晚，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我就静静地坐在网吧二楼楼梯口那台固定的电脑，把这些武侠小说打到文档上，贴到榕树下。《第八种武器》《赌局·鹰眼》《新流星蝴蝶剑》……当一个个文字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仿佛什么东西在我的生命中复活了，或者说，我隐约看到了某种闪光的东西什么东西……

跟颜晨晨一样，我也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欢。尤其是《枪神神枪》，有一天沧月在 QQ 上叫我赶快更新，因为她的朋友在追着看。第一次，知道了追更，感觉到了被重视，意识到了价值和骄傲。同时，认识了很多侠友、文友，互相激励，其中很多一直相交至今，比如小楸、君天、时未寒。

然后，大约 2000 年，我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抛掉手中的所有生意，全身心投入写作。

彼时，我刚刚被评为省先进青年，躊躇满志，睥睨一城，是朋友们公认的人生导师，所以他们都不理解我的弃商从文。他们对我最恳切的劝告是，可以一边赚钱

一边写作，但是执拗如我，坚信一个人一生，做好一件事就行了。

断然回归自己那间小屋后，我在墙壁上写下人生要写的三本书——《大哥》《苍明》《百合心》。

然后，我一边学习一边练手，写了《剑底雁影》，然后，开始写作《苍明》第一部《刺卢》。

然后，应编辑约稿，也开始短篇武侠小说写作。自然，所有的创作文本，都贴在了榕树下。

几乎每一篇，都会被编辑贴上一个代表“精华”的小绿叶，《秋寒江南》曾经在榕树下的首页挂了好久好久，留言无数。数年间，在《今古传奇·武侠版》等武侠小说刊物上发表了近二十篇，同时《第八种武器》也在台湾出版，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当仁不让的我，竟然能够靠这点菲薄的稿酬悠然度日。

同时也是一段笑傲江湖，快意文字的美好时光。

直到榕树下因为某种原因关闭。

而此时，写完《洛书》的开篇《寒关月》，我在欣然自得的同时也蓦然醒悟：武侠市场已经萎缩，我得改变。

于是转战黑道题材，在天涯社区舞文弄墨论坛连载《大哥》。然后应编辑张雨涵的邀请去新浪创作官场题材《男人战争》，开始获得一些孜孜以求的名和利。而此时，盛大文学布局网络文学，榕树下重新开放，在雨涵的引导下，我到榕树下创作《青铜市长》，然后，获得第四届网络文学原创特别大奖。

然后获得推荐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一届网络作家培训班，参加中国写作者大会，参加中国作协“1+1”活动，参加“未来大家 TOP20”评选……

从榕树下开始，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起飞，我见了更多的人，遇了更多的事，写了更多满意的作品，《大哥》《百合心》《猛虎市长》《商藏》……眼界、格局、气象焕然，人生海海，人生值得。

虽然，因为约稿，因为考虑商业模式，大部分作品都不再在榕树下创作，却依然

关心，依然断断续续知道一些榕树下的信息，而随着一些朋友的离开，王小山，张恩超，张雨涵，杨阿里，榕树下，似乎在我心里渐渐淡了。

直到那一天，整个朋友圈都在刷屏，那个立着一棵大树，绿叶茂盛的网站，永久关闭，发了下愣，没来由地，心中莫名一痛，好半晌后，才忍不住跟在朋友圈也发了条微信：

“嗯。榕树下……贴《第八种武器》和其它武侠小说，获得无数‘加精’的小绿叶，认识很多朋友，有作品两次武侠小说选集出版，《青铜市长》得了第四届网络原创大赛特别大奖……然而，它终于关闭了，也因此丢失了很多原创，再也找不回了，比如《刺卢》。互联网，丢失一个人，一些东西，就是如此容易。”

是的，我好多创作的第一次；是的，我存了好多文字在那里，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像是丢了我身体的某些部件；是的，再也回不去跟某些好友一起勾连交流，一起向前的美好时光了。甚至，那些曾经的情怀与理想，都不再坚硬如昔，不再燃烧熊熊。

但是，我来过，我留下，所有的一切，已经在我的记忆中凝固，成为我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或缺，永不消失，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经历了那些慷慨激昂的追梦岁月，宛如穿越过幽暗的山林，察知光亮在哪里，不再迷茫于人生道路。

我刻下坚持和信仰于树上，即便狼奔豕突于日常琐碎与生活重负，困囿于父母妻儿期望，负重生活的压力与生命尊严，依然坦然从容，不改初心。

即便那些曾经的失意与伤害，也会好好珍藏，幽居于我的伤口与午夜，辛酸化甜蜜，伤感作回味，也是我的人生与选择，也是我的所怜所爱。

即便，2020，我们终将各自东西，也“不惋惜，不呼唤，也不啼哭”，“一切将逝去，如苹果花丛的薄雾，金黄的落叶堆满我心间”。

或者，这是一个榕树下老人的缅怀与感慨了。

浮云一别后，离家五百里，失去之后，才发现，榕树下可算是我的最初与最重，从没有认真想过的地方，仿佛故乡。

回忆榕树下，仿佛重温了自己的青春与情感，一个时间的罅隙，一场理想的缅怀，一生不息的追求，再加上所交所游皆在软，那些人和事，不仅留在我的博客、QQ、微

信和通讯录，而是刻在我的心中，融进我的文字和灵魂，伴随我的前进和人生，林林总总，丰富得超过我的想象。

带着这种温暖的感觉前行，去写作，去卡文，去贯通，在创作中享受创作，用文字创造生命，善良而诚实，自由且美满，这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此时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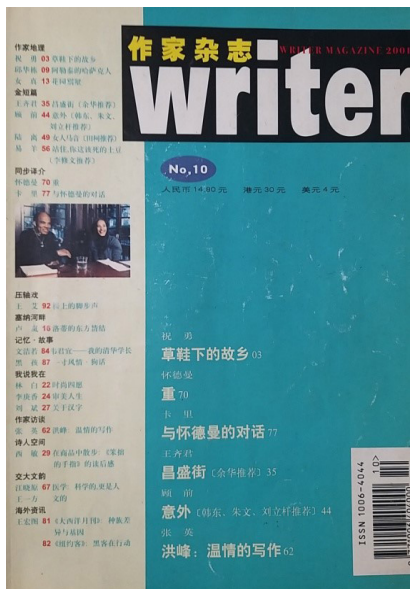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系庾政，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擅长现实题材写作，代表作品《大哥》《男人战争》《百合心》《商藏》等，参与编剧《国家行动》。）

致敬，“榕树下”

文 / 王齐君

2008年春天，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一位小说家听到我的名字后，突然问我，你是写《昌盛街》的王齐君？其时短篇小说《昌盛街》已经发表7年之久，还能被记得，并记得作者的姓名，《昌盛街》应该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昌盛街》最初发表在“榕树下”文学网站。其时的“榕树下”，聚集着一大批怀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之后，《昌盛街》以金短篇头题在《作家》2001年10期发表，同时刊发了推荐者余华先生的评论，同年，《小说选刊》12期转载了《昌盛街》。



二十世纪初，通信以电话为主，QQ其次。《昌盛街》被《小说选刊》选发后，因为小说正文中以女主人公小青之名留了电话号码，那其实是我家的电话，于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陌生人打进电话；夜深人静时，时常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

打电话的读者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一是试探一下，小说中的电话能否打通。二是小说所讲的故事，是否真人真事。其实小说中只有“聚老鼠”的情节算是真事，是在理发时听理发师娓娓道来的，当然，创作时进行了艺术加工。三是想知道作者本人，也就是我，是不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小青。还有人好奇于小说的题记，询问“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打你，不骂你，就用爱情折磨你”的出处。甚至后来，有

人说某首流行歌曲，歌词是借鉴于《昌盛街》的题记。

当一天凌晨三点多钟，南方一位值夜班的女士，在看到小说中的电话号码，继而拨打电话，在得知我是作者时，她立刻发出惊叹，你是个男的啊？第二天，我去注销了那个电话号码。

2000年，中国的网络文学正在“榕树下”文学网站发酵。《昌盛街》是以参加“榕树下”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的面孔在“榕树下”发表的，是我在“榕树下”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大赛初评结果公布后，有人对入选的30多篇小说进行了获奖可能性分析，对《昌盛街》的评价大意是，这是个奇特的小说，对能否获奖未置可否。

对于一个网络作者来说，对于像《昌盛街》那样的一篇小说，难以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应该说十分正常。《昌盛街》与一些人所理解的网络小说，毕竟不一样。当时受到追捧的是《悟空传》、《死亡日记》之类的作品。

在等待终评的时候，有个插曲。有人在评论区提出质疑，说《昌盛街》的作者，也就是我，是传统作家，参加网络文学大赛，是否合适？如果我没错的话，是大赛评委会主任陈村先生，时任“榕树下”艺术总监、“躺着读书”版主，出来说了话，大意是，传统作家的利益不在这里（指网络原创文学大赛），这才算平息了一场小风波。

时至今日，我对繁荣的网络文学和类型化写作依然不抱任何偏见。每个作家的生存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以及所受教育和阅读选择不同，所创作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同。作家与一部作品，或者说小说家与一个故事，是讲究缘分的。由此，不管写网络文学，还是类型化文学创作，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毋庸置疑，我支持严肃文学写作，大多数传统作家也没有小觑网络文学和类型化写作，而一些网络写手和类型化作家却自卑到看不起自己，他们一方面从网络文学写作和类型化写作中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网络作家或类型化写作者的身份持有怀疑，一再想往自己身上贴严肃作家的标签，且不说以其创作的作品能否把严肃作家的标签贴到自己身

上，仅就必要性，就十分可疑。

其时的网络文学，就其定义而言，还比较模糊，存在很大争议，还只是局限于作品，主要是小说，在网络上发表流传，很多网络文学作品与传统文学或者说严肃文学并无本质区别，或者区别不大，那时还没有诸如穿越、玄幻、仙侠、异灵等网络文学概念。另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与传统文学不一样的作品，并在网络上发布传播，才能算作网络文学。

当然，说我是传统作家，这话也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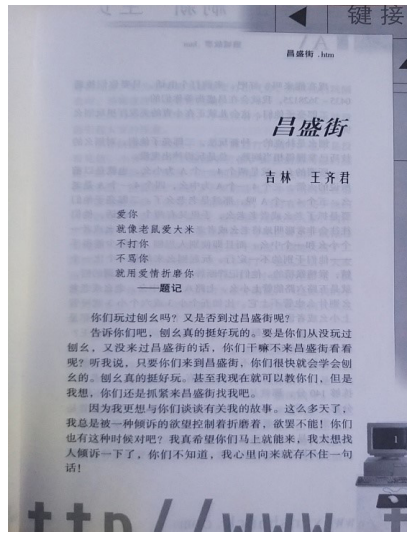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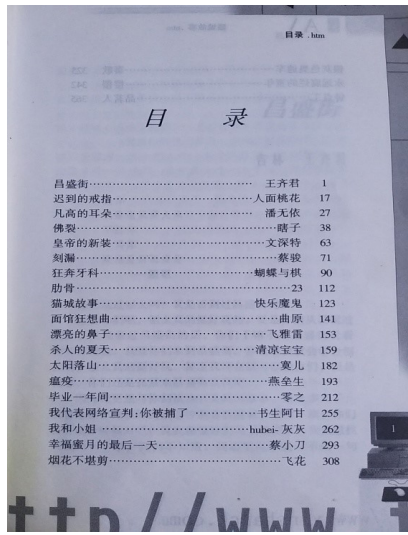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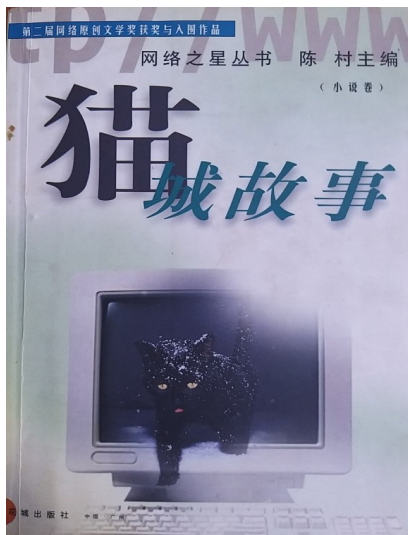
早在1995年，我的小说处女作《远去的村庄》就在《中国铁路文学》（现为《中国铁路文艺》）发表了。责任编辑给我送样刊，打量我半天说，我以为你怎么也得50岁以上，没想到这么年轻。在他看来，我的小说处女作《远去的村庄》语言比较老道，应该是出自富有创作经验的人之手。就像回头看以前所发表的其它小说作品一样，现在再看那篇小说处女作，问题同样不少。而当时我的年龄只有50岁的一半。1998年，我在《小说界》4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山村英雄》，后来收入《“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到上海去》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界》设有“70年代以后”专栏，主持人是魏心宏先生，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短篇小说《山村英雄》的手写稿通过邮局寄往《小说界》编辑部，仅仅两个月后，作为双月刊的《小说界》就在“70年代以后”专栏推出了这篇小说。可以想见，魏心宏先生收到稿件，看后立刻就编发了。《山村英雄》有如此礼遇，对于一个初学写作者来说，是幸运，更是莫大的鼓舞。

1998年，我还在《作家》1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字与词》。

1999年《小说界》6期又推出我的短篇小说《老师别哭》，后来收入《睁大眼睛睡觉》一书，并在2000年4期推出短篇小说《你知道北京与法国的时差吗》，在2001年1期推出短篇小说《螃蟹》。

当时我的小说作品不多，幸运的是，得到了《作家》主编宗仁发和时任《小说界》副主编魏心宏，两位著名编辑家的首肯。

2000年岁末，“榕树下”第二届网络



原创文学大赛最终评选结果出炉，我唯一的参赛作品《昌盛街》并不在获奖名单里。非常庆幸的是，其被收入了获奖与入围作品集《猫城故事》一书，且是头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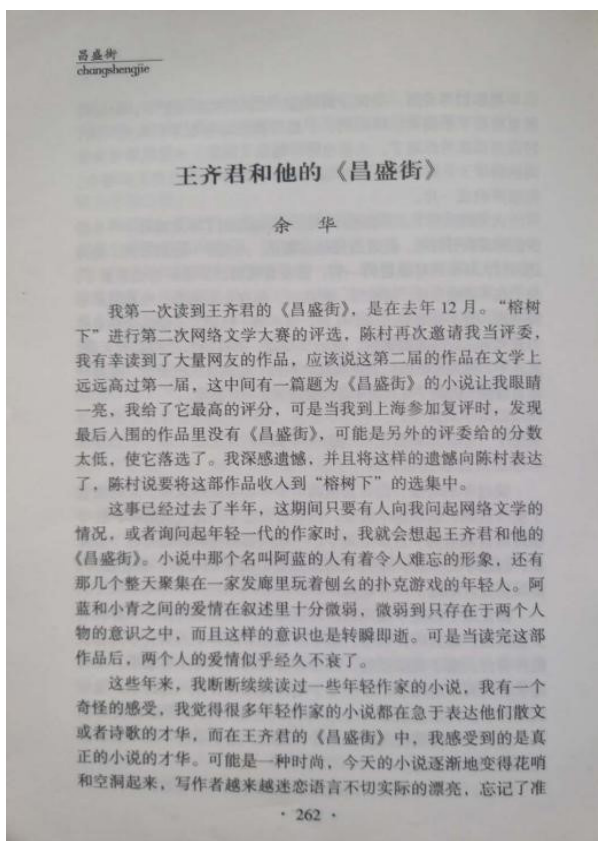
更加庆幸和令人惊喜的是，在《猫城故事》一书的序言中，陈村先生写有这样一句话：余华一再夸赞《昌盛街》，说它写出了中国的小镇。

2001年夏天，在参加吉林省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中，我向《作家》主编宗仁发先生谈了《昌盛街》参加“榕树下”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的事。从我向宗仁发先生介绍“榕树下”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的相关情况那一刻起，《昌盛街》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继而接连创造奇迹。

陈村先生是“榕树下”文学网，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有力推动者。而宗仁发先生，主持文学核心期刊《作家》多年，和时任《小说界》副主编的魏心宏先生一样，在培养年轻作家，特别是“70后”作家方面，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当宗先生去大连开会，与余华先生相遇，就请余华先生为《昌盛街》写篇文章。在我把《昌盛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余华先生后的第三天——2001年7月7日下午，非常意外，我在邮箱里突然看到了余华先生所写的《王齐君和他的〈昌盛街〉》一文。

这篇一千二百字的文章，于我，终生受益。

我在阅读余华先生为《昌盛街》所写的文章，在无限惊喜中获知，《昌盛街》被收入《猫城故事》一书，是因为余华先生“深感遗憾”的结果。余华先生在《王齐君和他的〈昌盛街〉》一文的开头写道：“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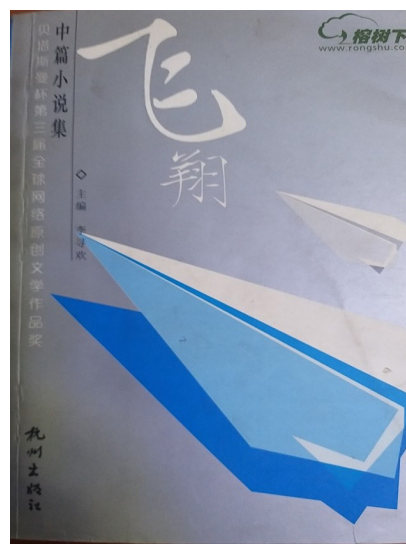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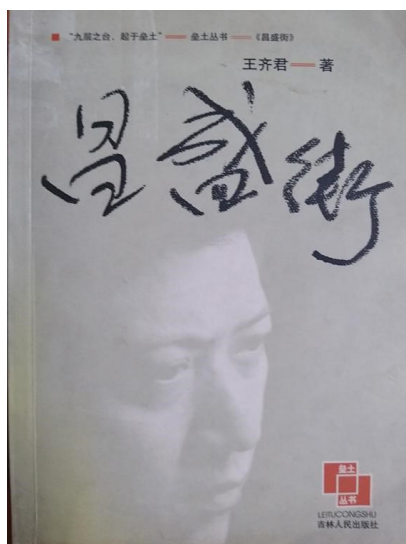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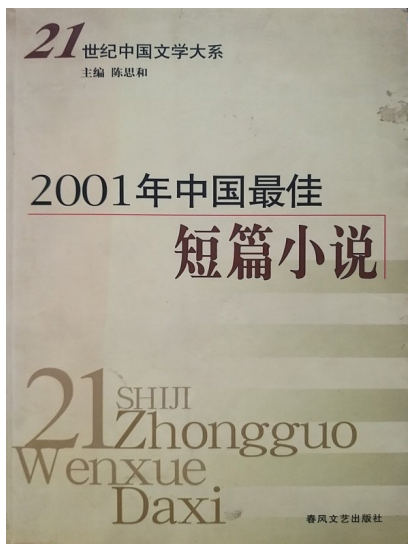


第一次读到王齐君的《昌盛街》，是在去年(2000年)12月，“榕树下”进行第二次网络文学大赛的评选，陈村再次邀请我当评委，我有幸读到了大量网友的作品，应该说这第二届的作品在文学上远远高过第一届，这中间有一篇题为《昌盛街》的小说让我眼睛一亮，我给了它最高的评分，可是当我到上海参加复评时，发现最后入围的作品里没有《昌盛街》，可能是另外的评委给的分太低，使它落选了，我深感遗憾，并且将这样的遗憾向陈村表达了，陈村说要这部作品收入到“榕树下”的选集中。”

余华先生对于《昌盛街》落选到底有多遗憾，可以从这一段文字中感知一二。

在宗仁发先生的精心策划下，短篇小说《昌盛街》在《作家》重点推出，继而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2001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主编王光东，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2003年，首届吉林文学奖由白桦等三名著名评论家评出，《昌盛街》非常幸运地荣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2004年，我出版了首部小说集，书名就叫《昌盛街》。



有时我想，如果我没有参加“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甚至没有网络文学这一说，那么，余华先生也就看不到《昌盛街》，《昌盛街》也就不会入选《猫城故事》一书，序言中自然不会有陈村先生的“余华一再夸赞《昌盛街》”的表述，《昌盛街》很可能会被我在不经意间投给某个文学刊物，而不是给一心扶植“70后”作家的宗仁发

先生，那么，《昌盛街》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2002年，“榕树下”举办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我的参赛作品短篇小说《老黄历》，成为6部中篇小说奖之一，收入获奖作品集《飞翔》一书。《小说界》在2004年4期刊发了这部中篇小说。

（本文作者系王齐君，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八届、二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吉林省通化市作家协会主席。曾在《作家》《小说界》《山花》《中国作家》《青年文学》等发表小说作品，著有小说集《昌盛街》《十三幅油画》《狂欢》，长篇小说《水香》等。）

网文对谈 ∟

踏雪剑的远方，拥有一种更大的可能

——对话君天

文 / 杨至元

君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网络作协理事，知乎写作专业认证作家。首批入驻榕树下“状元阁”的大神作者，“武幻聊斋”社团社长，榕树下武侠论坛“侠客山庄”版主，建立由七大网络武侠论坛加入的“网络武侠联盟”。已实体发表超过五百万字，横跨历史、武侠、悬疑、科幻等领域，主要作品有《三国兵器谱》《异现场调查科》《大明锦衣卫 踏雪者》《未知罪案调查科》等。

杨至元：上海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会员，95后网络武侠作家，笔名箫剑行，著有长篇武侠《书剑游侠传》、中短篇武侠《长陵记盗》等作品，研究方向为网络武侠小说文本与理论研究。

一、起承转合：不断转型的创作生涯

杨至元（以下简称杨）：您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在什么际遇下开始创作网络小说？

君天：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计算机专业，接触互联网较早，1999年左右就开始上网了。在大四的时候，接触到了榕树下原创中文网。虽然在榕树下之前，我也有写过一点青春类故事，但正经写小说是从发表在“榕树下”武侠天地的《三国兵器谱》开始的。选择武侠天地的原因，一个是我确实对武侠小说看得比较多，比较了解。另一个是，我个人觉得自己写打打场景有一定天赋。

当时“武侠天地”发表的今何在的《悟空传》和武林笑笑生的《刀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决定打破传统的界限来写三国，就有了《三国兵器谱》系列。这是我最初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说，之后我创作的诸多作品，都有一个类似的前提，就是这部作品要打破某个界限，必须是一个有些突破的题材。

杨：榕树下对您当年的创作有什么帮助？同期哪些作家的作品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君天：榕树下作为一家文学网站，它有很成熟专业的网站构架，社区也好，发稿区也好都很正规整齐。所以吸引了我的长期驻足。我在武侠天地发了很多稿子，得到了网站编辑和读者的极大好评。我在“侠客山庄”论坛成为版主，交到了许多虽然见面甚少，却可以寄托信任的朋友。

对一个写作新人来说，成功地度过了建立创作自信的阶段。后来我还依托论坛筹备建立了“网络武侠联盟”这样的大型组织，以及成为首批榕树下“状元阁”的状元，开设了常驻作者近百人的“武幻聊

斋”社团。我的榕树下生涯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可谓是用五六年的时间，活出了三十年的人生体验。那一时期网络文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燕垒生的《天行健》、今何在的《悟空传》，以及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杨：纵观您二十年的作品转型：体育青春→架空武侠/英雄系列→都市异能→科幻历史→科幻悬疑→历史悬疑武侠（中后期转向玄幻）→军事历史→现实主义红色题材，世界观与人物互联，打造君天小说世界，几次转型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有何感受？其中，武侠到悬疑的转向是因武侠的衰落还是因为悬疑更符合自己的创作个性？转型中传统文学创作对您新的类型创作的帮助和障碍分别是什么？

君天：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作品方向的变化，有个人能力问题，写作思路问题，也有市场原因。

我学生时代写过一个叫《呐喊中进球》的青春故事，和我爱好的足球有关，虽然不成功，但这部小书让我发现了自己处理动作场景的天赋，这种发现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写武侠的冲动，我发表在榕树下武侠天地的《三国兵器谱》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当时在榕树下武侠天地大获成功。应该是一个破我个人纪录的点击量，也是当时武侠天地里排名靠前的点击。

但后来我觉得吧，三国兵器谱属于三国同人，题材过于讨巧，不代表作家的水平，对这种写作兴趣不大了。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古传奇·武侠版》认为它不是武侠小说，没有给我刊发出来。不过，我后来写了一篇不到2万字的中篇武侠《大漠风起》在2003年发表在《今古传奇·武侠版》上，拿到了我人生的第一笔稿费，遗憾的是稿子被修订得很厉害。

大约2005年，《三国兵器谱》和《华

夏神器谱》在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但我内心根深蒂固地认为，长篇才代表作者的写作水平。当时有人说我只会写古装的故事，不会写现代的故事，所以我就写了一部30万字的都市格斗小说《魔幻世界杯》。这部小说虽不算太糟糕，但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不过，魔幻世界杯奠定了之后“异现场调查科”世界的基础，但在当时并不成功。若干年后，我是这么理解的，榕树下的网络文学和起点崛起后的大网文是不同的。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两者的不同。在《魔幻世界杯》里我试图写一个和当时流行的起点大网文不同的东西，但想要逆势而行，那么除非是神作，不然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在2005年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在《纵横》之后，我接到了《悬疑志》杂志的邀约，要我写悬疑小说。我当时已经看过很多美剧，内心深处有足够的能量储备。我构思了两部作品分别是《异现场调查科》和《时间飞扬》，一部是异能犯罪小说，一部是时空解谜的科幻悬疑小说。从武侠到悬疑的这次转型非常成功，一方面因为我在2008年辞职回家全职写作，需要有固定的稿费支持我的生活。而悬疑杂志提供了我写稿养活自己的可能。另一方面，我之前积累了很多关于犯罪小说的灵感，这次转变仿佛激活了我的某部分潜能。所以并不全是为了赚钱。我觉得我有一种潜质，就是能通过犯罪小说来讲述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我的悬疑小说，和同期诸多其他悬疑故事是不同的。同一年我入了上海作协，之后陆续出了很多书。把写作当成了事业。

杨：加入作协成为签约作家后，进行有组织的写作，对您的创作和生活分别有何影响？

君天：我2008年加入上海作协。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文学背景的作者，很快

就感受到了作协大家庭的温暖。我2013年的时候第一次成为签约作家，我的签约作品是历史小说《岳家军》。之后还签约过《土木堡之变》，以及在上海文化基金会签下《钓鱼城1259》。听名字就知道，这些都是历史战争类小说。作协并不干涉我们的创作，报签约选题的时候领导说，尽量报我们感兴趣的项目。懂写作的人来管理作协，是我们这些作家的幸福。所以我就靠着作协支持，创作了我最热爱的历史战争故事。其中岳家军50万字，土木堡写于谦的故事25万字。钓鱼城25万字。

我很感激作协提供给我的创作扶持。所以当组织需要我们创作红色文化故事的时候，我也是非常认同的。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我对红色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在加入上海作协后，我陆续又加入了中国作协，上海网络作协等。有时也参与一点网络作协的工作。因为有上海作协老师们的榜样在前，我也很明白事情该如何做。

嗯，还有一点。在2010年左右，我参加了作协的“文学百校行”活动，去上海的高校和中学开文学讲座。因为喜欢和学生们交流，所以我也愿意多承担相关的工作。随着自己慢慢变成“老作家”，我也会参与对青年作家的培养。教写作课，对我来说是有很多好处的。

十年来，我从一个不会演讲的人，变成了一个擅长上写作课的创意写作老师。不论是社区图书馆，还是普通的中学校大学社团，都有我上课的讲坛。我甚至加入了上海志愿者协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推广工作。这个转变对我影响很大。模糊的写作经验，慢慢变成了更顺畅的理论体系。积累经验，吸收理论，最后化作自己的学养。

从前不明白的事，从前模模糊糊的问题，因为要教课，就要自己先弄懂。当我把很多模糊的问题弄懂之后，当我想明白自己原本靠本能进行的工作，其实都有理论可以依托之后，我感觉自己明显变强了。

杨：在日常生活中，您会像书中主人公那样去推理一些人或事吗？

君天：悬疑推理作家确实有比较好的观察能力，尤其是那些本格推理作家。我个人则没有那么厉害。若一定要说写悬疑小说对我生活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写犯罪小说比较多，所以满脑子的各种犯罪杀人的事，晚上做噩梦的机会也比普通人多吧。

二、君天宇：从武侠到幻想悬疑

杨：您在《大漠风起》、《帝都的冬天》以及《大明锦衣卫 踏雪者》中是如何进行对核心人物的塑造的？人物内核的变化是否体现出您对侠义精神的理解变化及价值取向？

君天：《大漠风起》和《帝都的冬天》，是我早期的两篇武侠中篇。《大漠风起》是2002年的作品。虽然后来得以发表在实体刊物，但我那时候是依靠本能写作的。就是我内心里觉得武侠是怎么样的，我就怎么写。故事讲一个倔强的小孩，遇到了突发事件，父亲被仇人所杀，然后在危难关头，遇到了绝世高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套路。

《帝都冬天》是努力构思过的。但是套路和桥段依旧生硬。我那时候还没做到将武侠和悬疑融合，所以作品就像是一块生铁，有棱角，但是生硬。

如果一定要说这两个中篇留下了什么，那就是“梦星辰”和他的铁刀了。梦星辰是一个很酷炫的人物设定，灭少林屠武当，类似于传统武侠小说里的邪派高手。你知道，在我们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多了之后，就比较喜欢一些邪派高手。

这里有一个简单理由，就是正派高手只有金古梁温黄能写好。邪派高手，则有很多人能写好。比如陈青云、云中岳、柳残阳，他们都能写好邪派高手。最有名的邪派高手，就是周星驰的电影里常常提到“火云邪神”。

你看现在网文圈里，大量的邪派高手当道，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作者们不知道如何塑造正派人物。邪派人物则比较容易。所以在我一开始写武侠的时候，梦星辰就是这样的邪派高手。外形类似古龙笔下的西门吹雪，经历更像大多数书里苦大仇深的主角。

后来写到《踏雪者》的时候就真的不同了。踏雪者是我2012—2015年的作品。创作理念已经很成熟。我想写一个身在锦衣卫，心向天下的好官差。于是有了杜郁非这个人物。故事灵感来自于电影《暗花》里梁朝伟演的坏警察。在系列的第一个故事，甚至留有一些电影里的桥段。如果有机会修订，我可能会再改掉这一些细节。当然，这个故事的核心点和《暗花》还是不一样，这里有一个微服私访的套路，就是别人都不知道你是锦衣卫都来欺负你。

但之后，你穿上飞鱼服碾压一切的感觉。这个和《暗花》的悲剧结局是不一样的。这个桥段才是第一集故事里最出彩的地方。

在第一个故事后，在熟悉了古代罪案故事后，我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故事模式。

就是把异现场的套路移植到了古代。然后，虚构人物杜郁非，罗邪，历史人物袁彬，朱瞻基，以及来自于我最早的武侠故事的梦星辰，组成一个黄金组合。梦星辰这个特殊的角色，把我2002年时候的初心，和2012年时候的技巧，联系在一起。十年的时间，我明显地成长了。而他的铁刀则出现在我的《妖孽速成手册》里，成为连接君天宇的关键线索。《踏雪者》连载于那一时期最火热的悬疑杂志《最推理》，是当时杂志的当家连载。我心里对侠义精神的理解没有变化，我内心深处仍旧是榕树下侠客山庄时的自己，只是我的故事更复杂，更精彩了。

我觉得武侠的故事，要跳出旧的模式寻找新的可能，其中一条捷径就是走悬疑路线。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小说分“长枪袍带”“短刀公案”，历史战争就是长枪袍带，古代办案就是短刀公案。武侠故事走悬疑路线是带着天生的血统的。

我在《踏雪者》的后记里，说道：“古之侠者，为国为民。古之侠者，一剑光寒十四州的明月。古之侠者，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他手里拿着什么，都是一样的豪气干云。所以我希望，踏雪剑的远方，能拥有一种更大的可能。

杨：确立您是悬疑作者身份的魔幻悬疑《异现场调查科》系列，最想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君天：《异现场调查科》是一部魔幻悬疑，里面涉及都市异能，魔法玄幻，时空穿越，甚至人工智能。凭借“异现场”三个字，它就像一个大大箩筐，可以装下任何你想到的题材。

你要问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价值观，它传递的当然是一种宽容的普世价值。比如它讲到，虽然世界的主题是纷争，但是所有种族都应该有他们的生存权。又比如说，世界本身虽然不是黑白分明，有其灰色地带。但是作为执法者，就是坚守底线的最后防线。我相信异现场系列传递的是最现代的，也是最古老的，最正能量的价值观。

杨：您的幻想悬疑类作品世界观设计

异常宏大，涵盖许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您在写文前做的最大的功课是什么？

君天：每次写一个新的故事前，都要做足功课研究资料。这是一个作者的基本操守。但是我个人不认同，作为作者写书，一定要把自己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我觉得不需要到那个地步。我的感觉是够用就行。这里的够用，要视故事而定。不然，人生要学的东西太多，而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够用。而且人的大脑是有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常常写这本书的时候，上一本书研究的很多事就已经忘记了。这也是挺无奈的。比如我写明朝的时候，有可能写宋朝记得的很多事情和官制兵制就模糊了。学习资料的时候，量力而行是很重要的。但回过头来说，每一次的创作准备还是要严谨。

杨：迄今为止，您认为自己最优秀的作品是哪一部？如何评价它？

君天：不太好选啊。目前为止最完整的小说是《踏雪者》，它是我用了最充裕的时间，在最宽松的创作环境里，创作出来的有头有尾最完整的一个系列。最精彩的是《异现场调查科》，这个不用多说，因为它什么题材都包容在内了。而且他有诸葛羽和白先生、杨梦这样精彩的人物。

最好的长篇应该是《钓鱼城 1259》，是去年写的一部历史长篇，应该代表我当前的水平。当然过几年我肯定还能写出更好的作品。这点我有自信。

杨：我观察到您在武侠创作时间上和沧月、步非烟、凤歌、小椴等大陆新武侠小说家基本同步，您觉得您的作品在定位和风格特色上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有什么差别，您是如何评价他们的武侠作品的？

君天：他们是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在那个时期，确实都足够优秀。尤其是凤歌和椴公的作品，有着溢出纸面的天赋。只可惜，在他们之前的金古梁温黄太强了。

写书就是这样，先写的人赢。一个题材你和他写的一样好，但人家早你20年写出来。自然地位比你高。

从武侠小说的角度来说，我在2005年前的武侠作品和前辈们的作品完全没有可比性。如果拿这几年写的《踏雪者》去比，我有自信打赢温大和黄师后期的水平。我受金古梁温黄的影响很大，可惜没有见过几位老师。有生之年，希望能见一次温瑞安先生吧。

三、展望未来：一点理想主义

杨：您如何看待当下网络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目前看来武侠与其他题材类型走向复合是大势所趋，那纯武侠是否还有发展空间？

君天：只要故事好，纯武侠仍旧是它的发展空间。但前提是如何定义纯武侠。

然后，武侠和其他题材融合当然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融合之后，人家不管这个类型叫武侠了，那又如何？很多网文，包括修真在内，都有武侠元素。有的是武侠想和他们划清界限，有的则是武侠想去蹭一下。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一厢情愿能解决的。除非有个大神写了一部很牛的神作出来，登高一呼说我就是武侠。那时候或许，武侠会提振一下。

但是……我很担心的是，会不会这个大神就被古板的老武侠迷喷死了。所以讨论网络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这种事，其实意义不大。

杨：您认为当下的武侠沉寂期，网络武侠新人作家是否还有出头的可能？作为网络武侠的前辈，对他们的创作之路有何建议？

君天：现在写武侠，在武侠圈冒头相对容易，因为写武侠的人较少，竞争没有从前激烈了。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和其他类型小说在一起比的。所以你说你是网文圈里的武侠最强，意义真的不大。

武侠之所以我们在独立地讨论它，是因为之前这个类型是我们华文类型小说的王者。

最好看的故事，曾经都在武侠小说。现在呢？不会了。

所以不管你写的是不是武侠，都要以写一个好看的故事为前提吧。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就是，有人说自己写的武侠很正宗很厉害，然后说自己是新锐武侠作者，或者什么的新人王。结果一看作品，就是老套路，而且不好看。

从这个角度说，要被我们认同其实也不容易啊。

杨：听说在您的影响下有一些作家走向小说创作，您如何看待网络作家创作圈、网络文学创作生态问题？

君天：很久很久以前，我在榕树下写三国兵器谱的时候，就有不少作者受我文

风的影响，投身网络文学创作。一部优秀的风格强烈的作品，确实可以影响别人。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我也是一样。金古梁温黄、斯蒂芬金、阿西莫夫，都对我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影响。另外还有许多影视剧也是如此。只是我们有时候知道是受了哪些作品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是在潜意识里，我们自己有时候还意识不到。

罗大佑说，音乐会互相影响。我想写作，小说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的长篇小说纵横，影响了不少孩子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报了四川的大学。还有不少去海外留学的孩子，在《异现场调查科》的影响下，去了英国留学。

优秀的作品会影响读者会打动人，有些读者会成为作者。这是很正常的事。

我在作协的引导下，做过一些写作大赛的导师，收过一些徒弟。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我一直觉得做老师是很开心的事，可后来我又意识到，教和学是同样重要的。

好老师重要，好学生也重要。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再后来，能被我承认的学生就少了。

在开过一段公开课后，我和王若虚老师都有一样的想法，写作提高这个事，其实上大课效果有限。偶尔的看稿，偶尔的言传身教可能更实用。就像是古老的师徒模式，写作就像一门手艺嘛。

但是，这里说的效果指的是“拔高”。就是让一个作者，变成更优秀的作者。因为要拔高，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这和我们日常说的创意写作课还不一样。并不是说创意写作课没有价值，创意写作课，作为一个系列课程，他起到的是科普和普及写作知识的作用。也就是说创意写作课是“师父领进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是上得越早越好。如果不是现在中学生学业压力太大，那创意写作课在中学阶段就应该普及。

我个人不觉得自己的弟子一定要写悬疑，写武侠。喜欢写什么就去写什么。但是就我的审美来说，我更强调小说的故事性是肯定的。包括我在中学上创意写作课的时候，我的课程系统里，主要讲的也是构建故事的能力。

至于网络作家圈、作家生态，其实上海这里是很不错的，总体来说很和谐。毕竟我们血红老师作为带头大哥，为人极好。

另外咱们这里生态好，其中和我们上海的海派文化也有关，我们海派文化的精髓就是“包容”嘛。

只要是写作者，我们就是大家庭。至于，这个问题里可能暗示的一些其他地方的事，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各种问题。每个人从我做起，守住底线就好。

杨：您对于网络作家中的“二八现象”（即只有 20% 的人能走出来，80% 的人没走出来）有何感想？

君天：二八现象，如果真的是二八，那就真的很好啦。现实可能更残酷。但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社会就是一个金字塔，底座是普通人，中间是有才华的人，顶上的是勤劳的有才华的人。

我参与小说创作 20 年了。20 年前，在榕树下并肩写作的战友，有不少功成名就了。但更多的消失于茫茫人海。当年的豪情壮志，当年信誓旦旦的话，皆随风而逝。

写作最重要的还是和自己的内心拉锯。尽量不去看别人，看自己就好。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难。

杨：您目前正在进行的创作计划是怎样的？未来的创作会走向什么方向？

君天：我的创作从榕树下起步，然后转战实体出版。而今 20 年过去，算是过了我写作生涯的上半场。展望下半场的时间，我个人仍旧想在网文上努力。所以接下来大概率会重新挑战大网文。

这里的大网文，我有两个规划，一个当然是写新题材新故事。这样更贴合网文的规律。另一个是，我想借助网文平台，把旧作里头的一些坑填了。省得读者整天微博私信我。

不过在挑战大网文之前，我还是会认真写一些感兴趣的项目。或者说，如果有余力，同步进行也是很好的。

至于创作方向，不外乎是历史、科幻、悬疑、以及和我们上海红色文化有关的内容。尽量让君天宇宙变得更大更好。

当然，我个人还有一点小小的理想，我希望网文继续向前发展，可以变得更包容，更理想主义，而不要那么市场化。

读解网文 ∟

植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写作

——血红网络玄幻小说《巫神纪》解读

文 / 熊队宁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为网络玄幻作家写作提供了资源,促成了一批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的产生。起点中文网白金大神血红是湖南苗族作家,他创作的网络玄幻小说代表作《巫神纪》塑造了富有湖湘血性的人物形象,对神话进行叙事建构,具有强烈的巫文化色彩,是植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写作。

关键词: 传统文化;网络玄幻小说;血红;《巫神纪》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18ZDA271)

“玄幻”最早来自1988年黄易的小说《月魔》,赵善琪首次明确定义“玄幻”一词。[1]网络玄幻小说是指脱离了现实范畴的一切文学,包括穿越、科幻、西方魔幻、武侠等。此时的“玄”不再是玄学的意思,而是指一种幻想。[2]随着玄幻作家诸如唐家三少、天蚕土豆以及我吃西红柿的出现,网络玄幻小说创作进入繁荣阶段。《巫神纪》作为“中国网络文学20年20部优秀作品”之一,[3]是在运用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想象力创作的结果。血红本人在访谈中提及,“从我早期的作品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向书友传输一个观点——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崇敬自己的先祖,尊重自家的传统文化。”[4]在《巫神纪》创作中,血红有意识地汲取传统文化资源,塑造了富有湖湘血性的人物形象,对神话进行叙事建构,呈现出强烈的巫文化色彩。

一、富有湖湘血性的人物形象

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曾国藩的“血诚”“明强”,从王船山的“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到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再到今天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性格,一代又一代湖南人的追求与奋斗沉淀凝结成湖湘文化精神其核心之一的血性品质。所谓血性,就是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龚军辉提出,奇崛逼人以险求生存的地貌和忠义豪杰辈出的光辉榜样造就了湖湘人民的血性。[5]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长于湖南的血红无疑受到湖湘文化浸润,其网络小说中刻画的人物就富有血性,男性忠义赤诚,女性坚韧自强,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具有责任感、担当意识和牺牲精神。

《巫神纪》的主角姬昊重情重义,坚毅果敢,当共工氏摧毁不周山,人族面临灭顶之灾之际,姬昊竭力协助各位神灵扶正不周山:

“双足重重踏在不周山上,姬昊只觉身体好像被一万座大山压住,盘羲神镜和九阳无垢衣替他挡住了降魔神雷的所有威能,却也无力再为他消除神雷自带的恐怖冲击。

‘咔咔’声不绝于耳,姬昊体内骨骼一寸寸地粉碎。

.....

碎裂的骨骼又不断地修复,随后一次次地被碾碎,再一次地地被修复。

姬昊催动盘羲神镜,死死护住了小半截倾斜的不周山体。”[6]

姬昊性格中的勇于担当在这纵身护山以保护人族的举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折射出姬昊的家国情怀。不周山在文中作为天地枢纽,一方面一旦倒塌就会将人族领地夷为平地,另一方面它的损坏削弱了盘古世界的自我保护能力,方便异族进攻。姬昊不仅对造成这种困局的共工氏表示唾弃愤恨,更是以身涉险,全力以赴帮助人族渡过难关。最后姬昊经历一番激战后,将原始魔尊、盘虞所化黑洞以及绝对强者三彭压制至自己体内,拯救了盘古世界后远走,进一步体现了姬昊的热血个性与责任意识。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雨牧也是如此,明知压制“天灾”之毒是一场九死一生的赌博,为了大家他仍然勇敢涉险以抵挡水妖大军侵袭,文中这样描写:

“雨牧低声咕哝道:‘如果,我冒点

风险,但是可以干掉这些该死的水妖军队,让我们更快地平息这场洪水的话,有点风险,就有点风险吧!’”[7]

雨牧在此情愿以个人承担巨大风险来换取大家的幸福安稳,其勇于担当的精神熠熠生辉。小说中还有姒熙主动请缨治水,当毒雨肆虐,百姓与战士纷纷受苦,他挺身而出;姒文命耗费功德,辛苦铸造九鼎以庇佑百姓平安,抵挡异族入侵;恶人赢云鹏坚守爱国底线,高呼“不卖族人,不卖祖宗”。[8]

血红以塑造富有血性的男性形象见长,这些男性凸显了家国情怀,在大难大义面前,冲锋陷阵,勇于担当,目的在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血红塑造的男性人物裹挟着历史的厚重传承,将湖湘文化的忧国忧民的家国思想印记深深镌刻在骨子里。

《巫神纪》中的姬昊、雨牧、姒文命等形象是血红笔下蛮荒部落的野性男性的代表。血红笔下的这类男性形象在南荒土壤中孕育成长,能够以大巫道义、人族原则为标准要求自己,具有原始的血性。

不只是男性,血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同样具有血性。血红笔下的女性形象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在早期作品《我就是流氓》中,女性形象作为男主的附庸甚至是玩物,并无个人价值可言,随着个人创作的成熟,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巫神纪》已经趋于血性。以蛮蛮为例,在被伽族战士围攻的情况下,她以一身蛮力对抗敌人:

“滚开!”蛮蛮大吼大叫,周身火光腾空,凝成一条条火龙四处奔涌。双锤舞动犹如旋风,一尊尊伽族战士张开双臂冲上去,然后又无比狼狈地被锤子砸了回

来……那么娇小玲珑的一个俏丽丫头，却好像发狂的人熊一样疯狂地大吼大叫。蛮蛮蹦蹦跳跳如飞，简直犹如发癫的跳蚤一样四处乱窜，身体带起了大片残影。”[9]

蛮蛮虽是女子，但对异族入侵的时候，她英勇厮杀，奋力突围。蛮蛮作为火神祝融氏的掌上明珠，火系神力赋予她强大力量的同时还有直率的个性，她单纯可爱，但也脾气十足，她唾弃怀有不轨意图的亲哥哥，坚定地站在姬昊一方，以活泼好动且蛮力十足的性格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柔弱女子形象的火辣。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少司性格清冷又坚韧独立。少司外表清新可人、灵气十足，与这样的外形形成反差的是少司独立自主的强大心理，她保护哥哥免受旁人欺凌，她协助伙伴共同抗击异族外敌，她带领子民守卫壶山。在水妖趁机来袭的情况下，无论是发现敌人时的布阵，还是擒敌后的惩戒，少司都当机立断，杀伐果决，在守城之战中用女性的刚强承担了保卫家园的职责。还有异族少女耶摩杉椰，她不满联姻从而逃离家族，幸而得到姬昊一行人庇佑，成为好友。在对战水妖时，耶摩杉椰也展现了与自己之前优雅娇弱的贵族小姐形象截然不同的侠女个性，战争激发了其内心的血性，面对敌人毫不畏惧，她下手快、准、狠，“一箭将那头带鱼水妖爆头，耶摩杉椰大声笑着和蛮蛮拍了一下手，咬着牙给强弩上了弦，搭上了一支锋利的弩矢，对准密密麻麻的水妖大军再次扣动了弩机。”[10]总之，血红身上流淌着苗族的血液，在湖湘精神与苗族文化影响下，血红通过人物的成长过程刻画了具有湖湘血性的性格品质。

二、对神话的叙事建构

马克思认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1]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定义“神话”：“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2]神话产生的原因在于原始人生产能力低下，面对自然灾害无力抵御，产生了敬畏之情，从而通过想象来神化世界。神话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的文学载体，流传至今的《山海经》《淮南子》等著作均收集记载了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西篱曾指出血红的玄幻小说都是在研究人类文

明史、文化史，研究所有相关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以向历史和人类文明致敬的姿态进入创作。[13]血红创作的玄幻小说杂糅了神话叙事，其中《巫神纪》的神话色彩最为鲜明。

《巫神纪》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神话进行叙事建构，一是改造神话故事，二是借鉴神话元素。首先，血红对神话故事进行了改编与创新。根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神话最终意味着原型，文学形式的一个结构组织原则。”[14]比起内容，弗莱更加重视文学形式的创造。血红就在原始神话的模式基础上展开了不同形式的神话创作，不仅将盘古开天辟地与女娲造人的神话改头换面，而且丰富了水神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传说。在改编的过程中，血红应用了陌生化的手法。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最先提出“陌生化”概念，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15]血红对原神话赋予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与艺术手段，将崭新的人物形象与情节内容呈现给读者，带给大众新奇的阅读感受。这种“陌生化”具体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增加了一系列新角色，通过虚构人物形象以丰富故事情节。《巫神纪》中，血红发挥想象力，虚构了包括盘羲、盘迦、天机长老、涂山老人、虞族、脩族、伽族以及域外天魔等等在内的不同角色，例如异族形象的出现丰富了故事设定，整部小说主要围绕异族与人族的争夺世界展开，虞族、脩族、伽族组成的异族入侵势力接连来袭，使得故事情节环环相扣。其二，血红立足于神话原型，在大的故事架构中添加新的情节支线。在《巫神纪》中，血红设定混沌魔神来袭导致盘古陨落，从而五行之力崩散，化为中陆、东荒、南荒、西荒、北荒五块大陆，并未形成盘古预先设想的姆大陆，当五块大陆重合为一时，盘古身躯所化的族群龙族、凤族和人族自此受天地福祉滋养，蓬勃繁衍。盘古姆大陆的设置自然地将五个小世界连接起来，不仅串联了姬昊远离南荒到蒲坂发展金乌部势力、盘古大陆原生族类共同抵御外敌异族、西荒花道人与木道人传道以吸纳门人等各条故事支线，形成互有联系的统一的背景，而且因大陆融合产生的相关功德之力注入主人公姬昊身上，为后文

姬昊成为天帝做铺垫。实际上，三国时期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最早记载盘古开天故事：“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血红正是化用了盘古开创天地这一基础背景加以改造。其三，血红根据个人想象赋予角色不同于传统印象的性格特征，加重人物褒贬色彩，凸显角色个性，激化矛盾冲突，从而推动故事发展。关于水神共工怒触不周山的神话，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原本是水神共工和五帝之一的颛顼不合引发大战，失败的共工一怒之下撞毁不周山。在《巫神纪》中改编为共工氏与火神祝融对峙时故意借落败撞毁不周山，作为天地枢纽的不周山的损坏直接导致盘古世界抵抗力降至最弱，为异族入侵提供了便捷，与此同时人族都城蒲坂招致灭顶之灾，更加凸显共工氏的反叛意图，推动一系列情节发展。水神共工在血红笔下被塑造为不同于神话传说中英勇形象的大反派，凸显了其性格中的偏激好胜、权欲熏心的消极特质。

其次是借用神话元素。它体现在对神话中物品用途、法器名称、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借用。《山海经》中有“禹以息壤填洪水”的记载，息壤是可以自动生长的土壤，在神话传说中被大禹用作治水的方法，这一方法同样应用于《巫神纪》的蚩熙治水。小说中人物法宝设定亦大有神话渊源，如太司使用的“钉头七箭书”出自《封神演义》中的陆压道人的一幅书稿，这一招是通过在草人身上写敌人姓名模拟代替敌人实体，草人头上和脚下各一盏灯，将书结印焚化，取铜镜立于草人上三尺处，一日三拜，共七日七箭，每箭射中不同位置，最后夺取敌人性命。血红的书中人物太司使用这一禁术控制帝刹未婚妻俱瑋，引起敌军内部猜忌和纷争，从而击溃帝刹军团。此外，无论是作为蚩尤战士这类角色导入，还是蚩尤山、蚩尤旗这种名称应用，都体现了蚩尤神话对于血红创作的影响。其余例如盘古开天斧、轩辕剑、女娲炉、盘羲神镜、蚩尤旗、盘古钟、天神羿弓、祝融神印、耒耜弓、饕餮甲、混沌盾等武器皆取名于神话人物盘古、女娲、蚩尤、轩辕黄帝、后羿、火神祝融以及神兽耒耜、饕餮和混

沌等，显示出鲜明的神话特色。

三、强烈的巫文化色彩

自古以来，湘楚文化敬鬼信巫，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提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杨义后来也指出：“楚属于南方文化，其地毗邻百越和西南夷，巫风极盛，人鬼对话交往每每进入迷幻状态。”[16]可见楚文化包含了鲜明的崇尚巫术的民俗特色，表现出对神灵的敬仰以及对自然的尊崇。巫术是巫师通过一定的祭祀仪式，控制或获取超自然的力量以达到祈求福祉与庇护的目的，包含符箓、咒语、蛊毒、招魂巫术、图腾崇拜等表现形式。这种巫文化广泛存在于南方少数民族中，苗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其原始宗教俗称“巫鬼教”。[17]作为苗族作家，血红在《巫神纪》表现了大量的巫文化，具有强烈的巫文化色彩。

《巫神纪》中，人族的修炼体系根据巫力分为不同等级，包括巫人、小巫、大巫、巫王、巫帝、巫神六大等级，巫神之上还有未知境界等待探索。这一设定一开始就渲染了浓重的巫文化色彩。而咒语、符箓、蛊毒、招魂巫术等苗疆巫文化在小说中处处渗透。譬如太司与效忠于异族的人族巫师斗咒，展现远距离的巨大杀伤力；接受司命赐福的少司利用咒语将气运之力汇集在自己身上；禹馀道人通过姬昊的符箓能再现之前遭遇，了解天魔入侵事件的来龙去脉；人族通过血祭召唤上古魔神司命……各种各样的巫术形式皆有涉猎，极大丰富了小说的战斗场面与表现形式。以太司施法念咒的场景为例：

“太司的眼珠变成了惨白色，犹如青蛙的眼珠一样从眼眶里凸起。他的嘴唇变成了怪异的漆黑色，和他惨白一片的眼珠配在一起显得格外地狰狞可怖。

他手持白骨杖，浑身哆嗦着围绕着祭坛乱蹦乱跳。嘴里‘哇啦哇啦’地念诵着咒语，绿色的巫炎细丝缓缓扫过软木灵傀，一点一点细微的气息就从灵傀体内不断冒出，在它上方凝成了一团。”[18]

太司通过设立祭坛并施展巫术来追查巫法诅咒的源头，确认对象后对不轨之人反向施加诅咒之术，实现远距离控制与反击，超自然的力量为敌我之间的战斗提供了捷径，这种捉摸不透的诡异巫法类型的描写为小说行文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可怖。又如巫师们为战死的战士施展安魂术，戊

山部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每一个为部落牺牲的男儿都被予以最高的敬意与妥帖的安置，巫祭为其念诵安魂咒语以送其最后一程，咒语内容包括安抚灵魂与祈求福祉。招魂幡与安魂咒实则是苗族人灵魂观念的载体，这可以与“万物有灵”说相联系。该学说由“人类学之父”英国学者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中提出，认为原始人根据睡眠、梦幻、倒影、死亡等生理心理现象产生的灵魂观念是宗教的起源。[19]苗族认为人除了躯体的物象外，还存在有与这个物象相对应的灵魂，[20]苗族原始宗教的巫术仪式就佐证了“万物有灵”这一观点。小说中还有诡异凶残的蛊毒，蛊毒是以毒虫作祟害人，主要是以动物为母体进行培养，成为蛊毒寄居之所，有子蛊与母蛊，主要分为蛇蛊、犬蛊、虱子蛊等种类，是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较为常见的巫术形式。在小说中，初巫长老使用秘法制造害人，应用“灵蛇魂蛊”迎战对手，手法阴狠毒辣，制造了多样的打斗场面，丰富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除此之外，在“敬鬼信巫”观念的影响下，《巫神纪》中各族人民形成了民间信仰观念，表现为图腾崇拜与祭祀仪式。图腾是原始社会组织的标志和象征，初始只存在于先民的意识当中，具有血缘凝聚作用，往往以动物、植物为主要崇拜物，具有指称、表义、显示、认识、交流和自律功能。[21]在《巫神纪》中，无论是金乌部的三足金乌，还是黑水玄蛇部的蛇类图腾，又或是风禽部落的木头雕像，都选用了动物或者植物作为部落象征，不同的图腾成为各个氏族的标志，将盘古大地生灵划分为原生部落和入侵异族。例如，当姬昊羽翼丰满自立门户之际，祝融火神赠予他九头三足金乌遗骨作为领地垆山领的图腾，图腾不仅令姬昊修为大增，而且成为了领地的庇护屏障，可以说图腾为崭新的金乌部一脉子民繁衍生息提供了精神信仰的载体，进一步促进族人团结。

此外，在《巫神纪》中祭祀天地的行为彰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平衡之道的追求，例如金乌部使用“九日凌空”血祭秘法以希冀祖先赐福，获得力量加持；人皇帝舜于蒲阪举行祭天大典，向天地鬼神和人族祖灵寻求庇护。譬如金乌部祭祖场面肃穆：

“所有人都神色肃穆，眸子里透着一股难以描述的肃然和狂热。好多巫祭和老者的手上都捧着硕大的玉盘，极品美玉雕

成的圆盘上，满满地堆砌着金块、玉块和其他各种珍稀祭品。

.....

来自火鸦部上千部落，带着族人参加十年一次祭祖大典的巫祭们纷纷走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姬奎身后，向着黑漆漆的祖庙入口跪倒在地，整齐地念诵起古老晦涩的咒语。”[22]

从精美祭品、定期举行、庄严仪式、奴隶献祭等细节都能看出祭祖是部落头等大事，人们依靠仪式寄托个人信仰，凝聚成部族的团结之力，渴求以敬畏的态度获取祖先的赐福，使得部落生生不息。以及，文中这样描写人族大败异族后的祭祀仪式：

“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蒲阪又燃起了冲天的祭祀火焰。

五方五色土垒成的祭坛上，容颜焕发的帝舜手持祭天高声吟唱，告知天地鬼神和人族祖灵这一次人族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23]

可见祭祀仪式具有祈求好运、获取力量、庆祝胜利等意义内涵，体现了原始部落中人们虔诚的信仰追求。

结语

在《巫神纪》中，血红通过富有血性的人物形象塑造、神话的叙事构建和强烈的巫文化色彩渲染实现了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艺术性传承与坚守，以对传统的复归创设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玄幻叙事语境。血红作为一名代表性网络玄幻作家，他的创作植根于传统文化资源，说明网络玄幻小说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之外仍然没有脱离传统进行写作，《巫神纪》的成功表明继承并创新传统文化资源不失为当代网络玄幻小说家创作的发展路径，它也为网络玄幻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血红的《巫神纪》具有网络文学精品的水准，也存在一些不足。血红在描写普通人的成长设定了固定的故事模式，如他固守人物成长的历险故事模式来写作稚嫩孩童姬昊成长为天帝的过程，面对敌人虞族、伽族、侏族接连不断入侵，势力强大的姬昊凭借“主角光环”总能化险为夷，表现出超人逻辑等，表明网络玄幻小说在人物塑造方式及叙述情节逻辑处理等方面还有待突破。

（本文作者系湖南大学文学院2018级现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注释:

- [1]. 苏晓芳. 网络与新世纪文学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2]. 欧阳友权主编. 网络文学词典 [M].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215.
- [3]. 《巫神纪》于 2018 年入选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作家协会、阅文集团联合主办评选的“中国网络文学 20 年 20 部优秀作品”之一.
- [4]. 王志艳. 网络文学作家血红: “框架”之外性情之中 [EB/OL]. http://www.xinhuanet.com/book/2017-08/07/c_129673001.htm, 2017-08-07/2020-07-20.
- [5]. 王莹. 湖湘精神大起底 [N]. 新华书目报, 2020-03-12 (013).
- [6]. 血红:《巫神纪》<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307780482>.
- [7]. 血红:《巫神纪》<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311498789>.
- [8]. 血红:《巫神纪》, <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91754491>.
- [9]. 血红:《巫神纪》, <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89841921>.
- [10]. 血红:《巫神纪》<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311177043>.
- [11]. 罗中起. 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兼评神话学研究中的几种观念 [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03): 109-114.
- [1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6.
- [13]. 西篱. 关于东方人类的“宏大叙事” [N]. 文艺报, 2019-07-24 (007).
- [14]. [美] 格莱勃斯泰因, 袁小龙译. 关于神话原型批评的一篇导论 [J]. 文艺理论研究, 1989 (02): 90-95.
- [15]. [俄]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著, 方珊等译.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6.
- [16]. 钱仲联, 范伯群主编. 中国雅俗文学 (第 1 辑)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66.
- [17]. 郑英杰, 覃元. 苗族巫文化的原型与巫性略论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28 (06): 81-85.
- [18]. 血红:《巫神纪》<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90151526>.
- [19]. 林燕, 张群. 试从万物有灵论看宗教的起源与发展 [J]. 科学与无神论, 2009 (01): 31-35.
- [20]. 杨正文. 苗族“灵魂”观念浅析 [J]. 贵州民族研究, 1990 (02): 66-70.
- [21]. 王蕊. 论贵州苗族图腾崇拜的“多子”符号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 (03): 65-69.
- [22]. 血红:《巫神纪》
<https://read.qidian.com/chapter/wjG4uJndg01/BAr8KZtTbvAex0RJ0kJc1Q2>.
- [23]. 血红:《巫神纪》<https://vipreader.qidian.com/chapter/3552978/305747993>.

东方情爱的网络重释与艺术演绎

——论《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的爱情叙事

文 / 田润叶

摘要: 吉祥夜《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是一部融合了悬疑类型的现代网络言情小说,在多起案件侦破的过程中讲述了警察萧伊然、宁时谦、秦洛等人的爱情故事。小说的爱情叙事兼具甜宠文和现实主义特色。在人物设定上,关注到了两性关系中的自由平等,刻画了条件相当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在爱情观上,呈现了较为典型的东方式的婚恋观念;在叙事策略上,作者通过揭示秦洛命运的独特方式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并通过大量富有梦幻色彩的回忆描写使爱情充满甜宠气息,文中暗藏的命运伏笔又使人物爱情渗透着无可挽回的宿命感。通过爱情叙事策略的运用,小说在时代主流话语、作者自身创作风格、受众需求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

关键词: 现代网络言情小说;人物设定;爱情观;叙事策略

网络言情小说以讲述男女情爱关系为核心,反映爱情的心理、状态等社会生活,其作者主要是女作家,受众亦以女性为主。言情小说作为一个永恒的题材类型,常常与别的题材并汇书写。吉祥夜的《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是一部融合了悬疑类型的现代网络言情小说,以女性视角讲述了警察萧伊然、宁时谦、秦洛等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当代警察生活的一隅。相较于其以往的言情小说,《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是吉祥夜将写作边界拓至更广泛的现实领域的一次突破,小说的爱情叙事在保留网文的甜宠感的基础上,也呈现出更为宏大的现实主义色彩。

一、势均力敌的人物设定

相较于人物的行为来说,爱情类故事中人物本身更为关键,或者更确切地说,恋人之间彼此强烈的吸引造就了成功的爱情故事。[1]当下的网络言情小说中不难发现男女主人公在形象设置以及身份地位塑造方面处处迎合大众的欣赏趣味,即男主角都具有高大、英俊的特点,好似童话里的王子。而对应的女性形象往往具有娇小、美丽、善良的品质。这完全符合传统文学中“才子佳人”式、男强女弱的人物构造模式。这样的审美范式符合读者对言情小说的固有期待,但其中也呈现出对两性关系中平等自由观念的丧失。在《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吉祥夜做了一个不讨巧的尝试,即不再使用她所熟悉的“霸道总裁与小白兔”的人物设定模式,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是条件相当、势均力敌的。他们的家庭背景相当、相貌相当、做着同样的工作,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是非常般配的一对。这样的人物设定模式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跳出千百年来女性需要被救赎的传统叙事“套路”,体现了作者处理现实题材的价值思考,彰显了现代社会女性自

尊、自强、独立自主的明确主体意识。

宁萧二人的情感阻碍是萧伊然名义上真正的恋人秦洛,三人构成言情小说常见的三角关系。秦洛这个形象是一个为奉献而生的角色,他被赋予了较多的理想化成分,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人物设定。他们的恋爱从校园开始,青春期的萧伊然如其他少女一样,对爱情有着浪漫的幻想。小说中描写的秦洛是这样的:“他是她从未见过的男生类型,高大帅气不用说,爽朗中的斯文,稳重里的温柔,还有出类拔萃的在校表现,都牢牢地攫住了她的心。”[2]不仅在外貌还是性格方面,秦洛都是无可挑剔的。不过,“爱恋对象是否与主角充分互动,影响着主角的愿望是否能够达成,影响着故事的情感倾向。”[3]在秦洛的生命中,私人情感的排序是在国家大爱之后的,他的卧底工作让秦洛在与萧伊然的这段关系中处于长期缺席的状态,这确实影响着两人的情感,让萧伊然潜移默化地对宁时谦的陪伴产生依恋。因此从整体上看,小说伊始这个三角关系是平衡的。在宁时谦与秦洛各占优势的情况下,萧伊然会如何抉择成为这个爱情故事所关注的问题。初恋还是青梅竹马?浓烈的校园恋爱还是平淡的日久生情?坚守感情中的道德还是满足需要陪伴的欲望?作者想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不同爱情类型在人物命运发展过程中的可能走向。

二、东方式的爱情观

网络小说中的爱情表达呈现出非常自由的态势,不但反映了现实中的种种爱情模式,也呈现出小说不同的爱情观。与传统小说相比,网络言情小说以娱乐性作为基本的美学特征,打破了传统小说以情感认同与道德教化为核心的界限。而《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在爱情观的表现上有回

归传统的趋势,呈现了较为典型的东方式的婚恋观念。

(一) 选择爱人

整个爱情故事的核心冲突落脚点在于萧伊然的情感抉择。萧伊然的择偶观是专一且纯粹的。她能在与秦洛不见面,只有不稳定的网络聊天的情况下,仍把这段感情坚持三年,可见她对感情的忠贞。期间,宁时谦三番四次地对她示爱,亲朋好友也在极力地撮合,她仍不为所动,并非她对宁时谦没有感觉,而是她内心对纯粹爱情的有一份向往,且对挑战友情底线也有抗拒。另外,萧伊然家庭中长辈们“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模式同样影响着她,让她也有对长相厮守式爱情的渴望:“爷爷和奶奶这十几年,经历过很多的风雨和变迁,朝花夕拾,唯一不变的,是到如今白发苍苍了,奶奶依然是爷爷心坎儿里的顺顺,哪怕把这个世界都遗忘,也没有忘记他的顺顺……”[4]受长辈们深厚感情的影响,她一方面不允许自己移情别恋,一方面又渴望恋人的长久陪伴,这使她在与秦洛异地恋的过程中,时常陷入痛苦的心理煎熬。萧伊然的情感困境也是现代社会的都市男女普遍的困扰。“他们在婚恋选择上一方面不免精于计算以便面对风险社会,另一方面又希冀保持个体自由和情感上的自主性。”[5]网络小说作为构建“逃避”和“补偿”功能的精神文化场所,要设法弥合合理化追求与个性化情感之间的缝隙,以缓解受众的现代性焦虑。

除了对女性爱情观的表现,小说也从男性视角展现其爱情观。文中有一段话清晰地表达出宁时谦的择偶观:“有这样一个个人真是好。从小又娇气又人性,可是却分寸拿捏得十分好,那么聪慧的,该懂事的时候完全不需提点。短短一句话,就表明了她对他所有的理解和包容。没有埋怨,不缠着他回家,不唠叨他该坐地上弄脏

裤子，对他和他朋友之间的事不加一个字的置喙，甚至不像寻常人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叮嘱他不熬夜或者回办公室去聊，交代她自己的去向，暗示他无需担心，甚至想到了通知爸爸……”[6] 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导致宁时谦需要一个理解他、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且能信任自己的伴侣。但从另一方面看，宁时谦骨子里还保留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婚恋观念，他理想中的妻子是能够温柔体贴、照顾好家庭且孝顺公婆的贤内助。

（二）如何爱人

小说中主要人物对待爱人的方式可以概括为牺牲与成全，但每个人都因自身处境和性格特点而略有不同。

从小说中几处对秦洛校园时期的恋爱描写来看，秦洛是一个很会体贴人的男友形象，会在萧伊然生日的时候亲手给她做美食，也在毕业时承诺过萧伊然未来，是一个负责任的优秀伴侣。但是他的肩上背负的责任太重，重到他无法承载更多的爱与恨。因此，当与曾深爱过的恋人重逢，他不敢去抚摸她熟睡的脸，在任务完成身受重伤后，他悄悄离开医院，他的决定是退出她的生活，不让萧伊然再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秦洛的爱情也是无数把生命奉献在工作岗位上的人民英雄的爱情，这让我们在为秦洛的经历感到遗憾的同时，也对缉毒警这份职业产生敬意。

宁时谦是恋爱中主动的那一方，也是多数行为的发起者。但在追求萧伊然的过程中，他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不想让萧伊然知道秦洛“已故”的真相，甘愿一直假扮鼯鼠先生守护着她，另一方面他内心又渴望萧伊然真正爱上自己。尽管他与萧伊然喜结连理，他对与萧伊然的感情仍然是不自信的，当得知秦洛有可能还活着时，他选择了隐瞒，又在秦洛最终完成任务后离开萧伊然。宁时谦在处理两人的感情关系时患得患失的状态，更显得人物真实可感。即使是宁时谦这样英勇无畏、处事沉着的刑侦队长，在面对爱情时依然会感到自卑。作者以真实的态度，书写了当代警察的世俗品性及其身上所具有的感性的欲望。

在与宁时谦的关系中，萧伊然先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她不断拒绝宁时谦的示爱，也因宁时谦假扮鼯鼠先生这件事而与之决裂，但她心中依然期待着宁时谦冲破阻碍。她无法接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的事实，因此不断跟自己较劲。她对于感情有着自己的底线，也会执着地坚守，不会因为宁时谦

轻易背叛自己的初恋秦洛，也不会因为秦洛背叛自己的丈夫宁时谦。在后来遇到秦洛之后，她依然没有抛弃与宁时谦的感情。虽然她为秦洛的遭遇感到痛心，也想尽可能去照顾秦洛，但是这已嫁为人妻的她，选择守护的是与宁时谦的爱情。同样，这也是萧伊然的第一次主动地做出选择，第一次勇敢地肯定内心的感受，可以看到她在小说的结尾完成了心灵的成长。

与大部分网络言情小说比起来，《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有意识地用真情来对抗欲望化的社会，将情爱从物质化、情欲化的混乱现状中又提升到高雅浪漫的神圣地位上，体现了爱情对两性心灵成长的滋养作用。[7]

三、融合主流与市场的叙事策略

网络言情小说叙事策略从接受心理出发，使作品在读者市场中获得了主动。从整体上看，由于商业原则的驱使，一种叙事模式获得成功后出现大批复制品，使当下如“虐恋”式的叙事模式呈现出平面化、模式化的倾向，不断透支着读者的阅读期待，如何在保持类型规定性的基础上创新叙事策略是读者本位时代对情爱伦理叙事产生的新要求。《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在爱情叙事策略的创新上有一定程度的探索，能看到作者在平衡作品的娱乐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所做出的努力。

（一）“虐恋式”叙事模式的新演绎

“一般来说，所谓的爱情故事通常都是有关痛苦挣扎的故事，因为总是会有某个人或某件事阻碍了恋人们的幸福之路。”[8] 网络言情小说创作以读者为本位，注重满足读者追求刺激和自我满足的心理。“虐恋”模式用折磨实现快感，迎合了受众的审美期待，逐渐形成了言情类型小说的叙事成规。在当下的“虐恋”模式中，男女主人公往往会以二元对立的模式互相折磨，男女主人公或遭到来自父母或社会的重重阻力，或经受反面人物所制造的种种误会，爱情世界里的恩怨情仇得到了曲折多姿的演绎。但为了迎合受众的“享虐”心理，许多网文作者刻意夸大故事中的坎坷和波折，故事本身缺乏完整的逻辑支撑，使许多言情网文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媚俗商品。而《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的爱情叙事却出现类型“变体”[9] 的现象，虽是虐恋，但少了很多网文固有的虐恋情节，只将残酷的现实矛盾置于案件的步步揭示中。

若对爱情叙事段落以完整的情节脉络进行提炼：

1. 萧伊然与秦洛异地恋，宁时谦示爱被拒。
2. 秦洛偷走以前送给萧伊然小羊玉牌。
3. 萧伊然发现宁时谦手机上的QQ是鼯鼠先生，并得知秦洛“已故”，与宁时谦决裂。
4. 萧伊然去云南，张队长把秦洛留给的信给她，萧伊然不得不接受恋人“已故”的事实。
5. 宁时谦帮萧伊然寻找走失的爷爷，萧伊然发现自己对宁时谦的依赖之深。
6. 萧伊然帮宁时谦挡枪，宁时谦照顾她，两人和好，决定在一起。
7. 宁时谦发现724杀人案留下线索之人可能是秦洛，得知秦洛可能没死。
8. 萧伊然与秦洛在酒吧重逢。
9. 受重伤的秦洛决定远离萧伊然，宁时谦也决定离开萧伊然，让她与秦洛再续情缘。
10. 萧伊然找回宁时谦。

可以看到，作者推动宁萧二人的关系变化的方式是揭示秦洛的命运变化，人物冲突设置较为单一，男女主人公的情感阻碍则主要是背叛、信任等心理煎熬。这样的叙事模式，可以看到作者对网络言情小说叙事成规所做出的创新与发展，将人性的善良一面和现实情感的美好无限放大，体现其对当下时代人们情感状态的认识和思考，以及对言情小说艺术生命力的更高追求。

（二）大量的回忆书写

小说一方面向主流价值观靠拢，另一方面也未放弃言情网文的商业化需求。《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有大量极具梦幻色彩的回忆书写，呈现出“甜宠文”的特征。

在小说前半部分，作者的爱情叙事正如小说名一般，带有情书式的浪漫和悠长，以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在日常生活的叙述中使用插叙大量的回忆，展现了人物微妙的情感变化。“三年前她过生日的时候，秦洛亲手给她做了一碗桂花小汤圆，看着她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那时候她觉得，桂花汤圆都没有他的眼神甜，被他看着，心就像煮在甜水里，沸腾起来，不

停地冒甜蜜泡泡。”[10]这些温馨细腻的恋爱回忆支撑着萧伊然度过三年的孤独时光。除此之外，萧伊然的回忆也包括与宁时谦美好的童年回忆。小时候，宁时谦是一个会无条件包容她的任性的哥哥，她的所有习惯、偏好他都清楚。文中有一处描写萧伊然小时候不喝姜汤的回忆：“萧伊然从小就不爱喝这个的，有时候在外玩得冻着了回去，奶奶逼着她怎么也要好一阵撒娇的，最后都是宁时谦耐心地哄着她，一口一口喂给她喝了。”[11]从与两个男性的相处的相似回忆中，可以看到出萧伊然潜意识里对两人的爱意的摇摆。

这些富有梦幻色彩的回忆描写在营造甜宠气息的同时，也烘托出一种淡淡忧伤的基调，具有疗愈感，满足了女性向网文的审美诉求。

（三）人物命运的暗示

“命运伏笔是在叙述人物命运的过程中通过对成长遭遇、个人爱好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铺垫性描写，阐释内外部因素对人物命运的形成性影响。”[12]《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有多处伏笔，暗示了三人

注释：

[1][8][美] 罗纳德·B·托比亚斯：《经典情节 20 种（第二版）》，王更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3 月，第 188 页，第 184 页。

[2][4][6][10][11] 吉祥夜：《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红袖添香网，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架，已完结。

最终的结局。

首先是萧伊然的小羊玉牌丢失，这里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后文中揭示是秦洛悄悄拿走的。小羊玉牌是具有定情信物性质的一个物品，秦洛取走原本送给萧伊然的礼物，暗示了两人关系的走向，即秦洛悄悄退出，萧伊然后知后觉。其次是宁时谦主动去接替秦洛的位置。这三方面可以看出来，一是鼯鼠先生的 QQ 号，二是重做小羊玉牌，三是在萧伊然生病的时候给她做桂花小圆子，这些都是萧伊然与秦洛的独家秘密，却一件一件由宁时谦代替。这也暗示了宁时谦将代替秦洛的位置。最后是萧伊然做的梦。在决定生日去找秦洛时，临出发前一晚做的梦：被黑色的迷雾困住的她，只想冲出迷雾找到秦洛，可无论她怎么跑，包围她的一直都是雾。后来又在侦破画家杀人案的过程中梦到秦洛在哭喊中没入红色的三角梅丛里。这些梦境的书写，暗示了萧伊然与秦洛会在人世行走散的结局以及秦洛的悲剧命运。

命运伏笔的运用既注入了主要人物的内心情感，也暗藏着他们的命运走向，使小

说中的人物爱情渗透着无可挽回的宿命感。

总体看来，吉祥夜《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是现代言情网文写手向现实领域转向的一个典型之作。小说在价值取向上，明确地向主流价值观靠拢，体现了现代青年在社会中的勇担重任、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情感主题上，为我们呈现了两小无猜的纯真与美好、牺牲与成全的爱情观以及爱情对个人成长的精神滋养。通过爱情叙事策略的运用，小说在时代主流话语、作者自身创作风格、受众需求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但毋庸讳言，该小说也搭上了现代网络言情小说一些通病的烙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写手们在书写当代女性与她们的爱情时，往往流于表面上的现代性、先锋性，人物在骨子里依旧渗透着作者不自知的传统性[13]，这也是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遗憾和反思。

（本文作者系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研究生）

[3] 王祥：《爱情叙事的功能、故事构成与伦理表达》，网络文学评论，2019 年第 6 期。

[5] 王小英：《网络文学符号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1 月，第 78 页。

[7] 杨欣：《网络言情小说的新才子佳人模式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年。

[9] 葛红兵：《小说类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第 239 页。

[12] 庞好农：《伏笔中的悬念与悬念中的伏笔：评莫里森〈柏油娃娃〉》，外国语文，2013 年第 5 期。

[13] 原艺珍，韩蕊：《网络言情小说叙事中的传统性及其创作反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狂野之心与无岸之梦下的通讯巨变

——读金十四钗小说《指间生长》

文 / 许诺

摘要：金十四钗创作的《指间生长》作为一部现实主义行业题材的正剧拓宽了当下网络文学的形式，不仅将网络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结合，还将目光放在了我国 25 年来的即时通讯发展史。小说的主题积极向上，字里行间表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用具有时代感的语言带读者回到当时的年代。顺应时代浪潮通过对通讯历史的追溯，通过对主人公顾蛮生的描写展示了一个行业的发展以及一个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指间生长》；通讯行业；现实主义



(本图出自晋江文学网)

在《指间生长》这部小说中，三个男主角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物形象特点。男主角顾蛮生应了他的名字，野蛮生长。正是这样一个恣意张狂，洒脱不羁的角色，人物形象才更贴合生活，有血有肉。他不会逆来顺受，在自己和学校合办的电影院被一群混混们搅场的时候，朋友们劝他忍忍就过去了，这样才更好做生意，他却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教训这些混混们，一个血气方刚的男生形象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他坚持不懈，有责任感有担当，聪明机灵的同时显示出一些幼稚与不正经。在他攥着干枯的蔷薇想要打探曲夏晚的消息却得知她要结婚了并因此而落下眼泪时，

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是完美的、带有光环的主角，而是一个会被学校处分，会遭遇情感挫折的普通男生。

小说的开头，顾蛮生看到喜欢的姑娘曲夏晚的追求者刘岳掏出一部大哥大，那是第一款进入中国的移动电话。这让顾蛮生心中的梦想被燃起，正如文章中所写，他看见潮流裹挟中的一种崭新可能即将摧枯拉朽地到来。这也是中国即时通讯发展的开始如同掀起的奔腾巨浪有着无限的潜力。他是有野心的、有狼性的男生，想要做出品牌也想成为有钱人，也正是因为他敢于创新，从 Walkmen 到 Walkwomen 的转变才能使通讯发展有新的成就。

本文中的暗喻也运用得十分巧妙。顾蛮生借曲颂宁的正版随身听拆解后研究自己要被退货的八个随身听出的问题在哪里的这一段中，描写顾蛮生“他看见钳子、剪刀与海绵垫在他手指缝间翻飞、起落简直像在播种秧苗，能预见此后一片野蛮生长的春天”这不仅是对男主顾蛮生本人的描写，更是对我国通讯事业发展的展望。

曲颂宁在日本当交换生的经历也让人印象深刻。一个叫高桥的日本男生因为“仇中”经常找当时人气较好的留学生曲颂宁的麻烦。而高桥的父亲正好就是索尼的高管。他有一天拿出了来自中国的随身听仿品，当着全班的面扔在了曲颂宁的面前，不客气地说出“你们中国人就只会抄袭假冒吗？”并且表明日本工业领先全球，绝对干不出中国企业这么下三滥的抄袭行为。班上的两位中国学生垂头不敢说话，只是看着曲颂宁。作者通过这一段描写让曲颂宁的人物形象瞬间变得有血有肉，读者获得了巨大的代入感与其一同感受，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胸口喷涌。曲颂宁不卑不亢地用流利的日语反击，说明从 19 世纪 50

年代开始，日本工业的抄袭之风兴起，派技术人员购买西方的先进设备进行拆解仿造的“逆向工程”。日本正是靠着这些山寨企业的崛起才迅速恢复了生产和经济。拥有高度民族自豪感的高桥抛出“从战后的一片废墟到日本品牌风靡全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只用了二十八年的时间，你们中国要用多久？”这样的问题后，曲颂宁的回答是：“对于技术落后的企业来说，短时间内只能在发达国家身后跟跑，中国与中国企业正在经历日本曾经经历过的‘跟跑’阶段，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也并不令人感到自豪。但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也会有领先于世界的民族品牌。”这一回答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曲颂宁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人物，他代表着那一时代下为中国通讯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年轻人们，也代表着中国正在蓬勃兴起的势头。

曲颂宁作为和顾蛮生不打不相识的角色，赏识顾蛮生的才华，随时可以成为顾蛮生的合伙人。贝时远与顾蛮生争斗二十年，互相成为彼此强大的对手，最终将外国同行甩在身后，既是对手也是朋友。曲夏晚温婉善良，心软的她可以为了顾蛮生向自己眼里向来严厉的父亲求情，杨柳直来直往不做作不扭捏，敢爱敢恨。作者用富有年代感的语言，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年轻的人们听着 Beyond、窦唯等摇滚乐，热血而疯狂青春，狂野的内心，遥远的梦想困难重重。

(本文作者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方向本科生)

人间江湖 醒目拍桌

——唐四方作品《北平说书人》浅析

文 / 胡杨佳

摘要：唐四方擅长描写人间的烟火气。传统艺术作为民间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它的发源环境是嘈杂的市井，而它正是辛酸苦难的生活中夹杂的一丝甘甜。无论是新作《北平说书人》还是已经完结的旧作，唐四方利用老道的遣词造句，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生动的“小人物”群像，在网络文学的浮躁大潮中，增加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品读之下，就如尝多了油腻的快餐后，啜了一口清茶。

关键词：《北平说书人》；江湖行道；民间传统艺术；现实主义



(本图出自起点中文网)

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离我们渐远，而唐四方的一本《北平说书人》，却仿佛将我拽回到民国初年的茶楼，秦先生在台上一坐，口若悬河，台下的听众正听得入迷，只有角落里两个孩子，推搡着决定师傅下一个驳口谁去打钱。

以一个职业为切口进行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医生、警察、厨师、电竞选手……但我很少能看到将职业选择聚焦到传统行业的。传统艺术作为民间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它的发源环境是嘈杂的市井，而它正是辛酸苦难的生活中夹杂的一丝甘甜。唐四方这次选择了“说书人”这个职业，

这是一个很有故事色彩的职业，它不像相声，活跃在各个台前，所以是一个很难去勾勒的职业，尤其是作者还将这部作品的背景设定为了民国初年的北平，这需要作者对职业、历史、人文环境都进行仔细的考察，形成清晰的框架。

开篇，作者将茶馆内说书的景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说书人的话本子，伴随着一个小包袱，转而将视线转向看客——在驳口的当儿急着央求先生继续的，开着“康熙爷吓得尿裤子”玩笑的，起哄哈哈大笑的，将无名无姓的小百姓形象刻画了出来。说书人却也不急，在驳口的当儿，点了水烟抽了起来，主角就此登场，作为说书人的徒弟出来打钱。主角是个滑头的角色，倒也亮眼，机灵地学着师傅的话本子，哄骗得一些戏子团团转。

面对难缠的刘老八，主角高杰义三两句，便使刘老八掏出了一枚袁大头，机灵的印象刚刚活灵活现于纸上，情节一转，刘老八作为一个难缠的主顾，竟然破坏行内的规矩，让高杰义用手接赏钱。旧社会艺人行的老规矩，绝不用手拿钱，只有乞丐才用手拿钱。面对如此境地，高杰义也并不慌张，转而用手背去接。刘老八却是摆出了“反派”的架势，并不买帐。正当剧情至此，让人觉得陷入僵局之时，高杰义凭借着机敏却又有些“不择手段”的小心思，看似是将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台上的师傅，实则是为难了刘老八，只要师傅承个台阶，刘老八便会顺势而下。

简单的一次场面描写，将高杰义的人物形象描绘得十分立体。他既代表社会江湖中的小人物，同时性格中又有其特殊的一面。情节的多次转折之下，高杰义吊儿郎当却又不失小聪明的形象跃然纸上。

简短的文本中可以看见作者的文字功底，短短几千字里，不仅详细介绍了说书的一些行话儿，同时也将人物刻画得十分形象，字里行间带着一种古色古香的老北平味儿，让书中的故事独具风味。

随着剧情的推进，清晰可见的是，相比之前的作品，《北平说书人》还是显得有些浮躁了，唐四方好像学会了“妥协”，而非“抗争”。虽然《相声大师》中也免不了不爽文式的套路，但《北平说书人》的后期，显然是陷入了一种“爽文模式”的套路，主角总是靠着一些小聪明，将一些小人物、大人物都骗得团团转。前几次看来，也许读者还会觉得新鲜，对主角的人物塑造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可长此以往，这本书越来越脱离“说书人”的主题，“说书人”反而变成了一个噱头，成了一块遮羞布。

整体来讲《北平说书人》既有优势，又有弊端，二者都很难让人忽视。行文中地道的京味儿和烟火味儿，对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贴合的历史环境，都让人身临其境，仿佛来到了民国之初的北平，动乱之中，还有这么一个滑头的家伙和朋友一起，在酸甜苦辣的生活中，支撑着一小片天，让人很难不为之动容。剧情之外，作者细心地安排着文章的结构，在故事中穿插着科普说书的各种知识和行话，不会让人觉得说教般枯燥，同时会像找彩蛋一般隐隐期待着下一个小知识。

期待唐四方可以找到“自己行文风格”和“网文受众口味”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本文作者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网络文学方向本科生)

华语网络文学 智库 /

从爽文爆款到 IP 化法则：你真是漂亮啊

文 / 庄庸

摘要：本文选择了一个文本细读的小切口，以“真是漂亮啊”这一小场景和台词作为庖丁解牛的引子，比较分析了网络小说爽文爆款《剑王朝》及其影视改编剧不同的处理手法，来探讨原著之精髓与 IP 化魔改之败：主角酒铺少年丁宁穿街过巷来相见，与第一重要女配角夜策冷相看怎如不见，建构起不接触的视线杠杆，在重重的夜幕（黑幕）之中，撕开了一条雪白的亮线——以小见大，无罪的笔和墨，如刀如戟如剑本身，将那厚厚的黑幕撕裂开来，让我们看到幕后的门槛，以及门槛背后那条曲折宽阔的复仇之路，以及那更为广阔的长陵风云、异秦世界，以及少年复仇路上很遥远，但比这个地平线更遥远的“大一统”远方。从“真是漂亮啊”这一句话，到“相看怎如不见”的视线接触，引出了主角“身份（自我）的悬念”。正是以“自我（身份）的悬念”为支点和杠杆，无罪才撬动了整个《剑王朝》从“大复仇记”到“大布局”（大阴谋与大圈套、大迷局与大格局）再到“故事迷宫”的谋篇布局。这再一次例证了网络文学讲故事、写爽文、IP 化（影视改编剧集）必须要遵循的黄金法则。

关键词：台词；视线；身份（自我）的悬念；谋篇布局

从爽文爆款《剑王朝》第一卷“大逆”开篇第一章“落笔惊风雨，墨成化风去”，到第二章“梧桐树上凤凰落”，采用了一种奇特的“旁观者一吃瓜主角”的方式，将此夜、此事、此人与“吃瓜主角”丁宁关联了起来。

这种关联，全都是在丁宁和夜策冷之间“我看你很漂亮，但你看不到我”的关联之中。

表面上看，《剑王朝》以此谋篇布局讲故事，笔落着力，那第一笔并不是以酒铺少年丁宁为主角的戏份——第一卷“大逆”开篇第一章“剑炉余孽”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甚至从表面上看，都跟丁宁这个主角没有关系；

这个非常事件，在整个长陵十余年暗流汹涌、龙争虎斗、血腥残酷的系列非常事件之中，甚至都不算什么“非常”；

唯一非常之处，不过是监天司司首夜策冷被元武皇帝紧急召回，要诛杀剑炉余孽赵斩，从而揭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复仇时代序幕。

因此，在这个“比既往黑暗但未必是史上最黑暗”的非常之夜，所发生的非常事件之中，丁宁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且是一个看上去无意碰巧但实际上是刻意凑上去围观和旁观的“吃瓜群众”——但事实上，这是他在精心谋划的“大复仇”之中千算万算的，就只为消除长陵恶犬神都监对他身份的怀疑，从此被当作一个平常的酒铺少年，而非时时被紧盯、刻刻被尾随的大逆余孽。

于是，问题便来了：他到底是谁？居然需要如此煞费苦心地遮掩自己！他真的是那个人的传人，还是那个人？……

浮置于“史上最黑暗的三年”，“他是谁”，成为串起长陵风云暗潮汹涌、浪

花朵朵的珍珠链之线；丁宁“身份（自我）的悬念”，从头到尾，贯穿在整部《剑王朝》的故事布局之中——甚至，它直接拷问那个根本而硬核的悬念：丁宁是 / 不是《剑王朝》的主角？！

一、精心巧遇：真是漂亮啊

围杀赵七，赵七剑气成炉，破围而出（破出那些黑衣人黑雨伞所形成的黑色劲气包围圈），从而“穿过了一个菜园，连摧了两道篱墙；又穿过一条宽阔的街道，涌向街对面的一间香油铺”。

然后，“轰的一声爆响”，把半边香油铺子都爆裂和震塌了，尘土甚嚣——从中走出一个翩翩（其实平稳沉静）的酒铺少年。

然后，就“看见”了那个黑色伞幕下的白裙女子——夜策冷夜司首，由衷地叹了一口气：“真是漂亮。”

如果没有前文后境，单看这一个场景，就会让读者生出些许遐想与涟漪，甚至有些暧昧与旖旎。

遇见，就是一种美好？！

然而，这一场看似漫不经心、相顾不见的相遇，其实仍然是丁宁单方向的“来看”“来见”“来遇”，而非双方能够互动的相看、相见和相遇。

难怪那鼻子比真正的狼狗还要灵、神都监几条经验最丰富的“恶犬”之一的莫青宫，会从中嗅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味道——

你一个隔了几条街的梧桐落“酒铺”少年，怎么会好巧不巧地在这个暴雨黑夜，出现在此时、此地、此院、恰巧此事发生的“五百米范围之内”的香油铺里？

你又不是香油铺的临时工，或者出来

顺带“打酱油”的！

虽然，酒铺少年温和而坚定地说：我就是穿街过巷来“打香油”的！

无巧不成书。

生活比故事更精彩——生活中不是“绝没有”，而是很难发生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巧事；但是，故事比生活更艺术——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要让生活中这种很难发生、巧得不能再巧的事情就这样很巧妙地发生，要做更多的“加工”，就像丁宁这样“很刻意”地精心准备；然后，就这样很巧地出现在了“现场五百米”范围之内，很巧地遇上了夜司首，很巧地目睹了她剑斩境界相差无几的剑炉赵七，很巧地感慨了一句“真是漂亮”——一切的无“巧”不成书，都是源于精心策划的相遇和看见。

但是，在 IP 改编影视剧集《剑王朝》之中，它真的被改编成了一个偶然“路遇”的场景：或许丁宁仍然是刻意来遇，但至少从画面里我们看不出来；而夜策冷骑马而行、穿街过巷，“画面已经割裂”——从上一个剑斩赵七的场景，已经跳跃到了这一个路遇的场景。两者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

二、IP 化魔改：我就是打香油的！

在《剑王朝》原著之中，从头到尾，丁宁和夜策冷都没有双向运动。

他们两个从头到尾都没有互动，完全不像 IP 改编影视剧集《剑王朝》之中的“魔改”反应：当丁宁说完“真漂亮啊”，马背上的夜策冷居然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还不是能杀死人的那种。

但是，在 IP 改编影视剧集《剑王朝》之中，丁宁真是来“打香油的”——他在

说了那一句“真漂亮”之后，赶紧转身假装打酱油（噢，其实是打香油），以掩饰自己；

完全就像一个登徒子情不自禁“口花花”，“调戏”了人家良家女子；

“有色心却没有贼胆”，怕被人家撞破把自己打个半死，立刻转过身，把自己掩饰和保护得好好的；

就像缩头乌龟一样：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我这万年王八壳，坚硬得就像太空堡垒！

就算太空炮都轰不出一条裂缝出来，还怕你剑斩赵七时也把自己斩出了内伤的区区七境秋水剑？！

不得不说这一个细节的改动，其实改得挺失败的。因为脱离了剑炉赵七剑气重装突围跟香油铺之间不得不发生的关系，夜策冷围杀赵七于长陵、于大秦帝国、于整个剑天下的关系，以及丁宁穿过千军万马（穿街过巷）来相看——看过去、看当下、看未来，尤其是看那个叫夜策冷的少女当年、现在和未来的抉择——却“相看两不见”那不得看也不能言说的关系……剧集之中的这一句“真漂亮”啊，就真的变成了一句毫无意义的路人甲台词，脱口而去，随风而去。

这哪里有原著之中“始终目不斜视地看着那名白裙女子”的酒铺少年，感叹般说出来的那一句话“真是漂亮”，来得意味深长。

心中有千言万语，能够挤得出来的，也就只有这样一句话而已。

就像丁宁千算万计，都要通过来看夜策冷、说上这一句，来抹掉监天司上的档案与纪录。

为什么我们要单单拎出来“真是漂亮”这一句来庖丁解牛、细说故事？

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一句是开篇的“题眼”——是无罪开好局、起好步、写好第一笔起承转合的关键：笔落风雨来，墨成化龙去。

把“龙”这个字换成“凤”字，就足以形容这一卷“大逆”开篇从第一章“剑炉余孽”到第二章“活得长，便走得远”中炼字、创意、造境的故事格局了：笔落惊风雨，墨成化凤去。

所以，我们完全不明白在IP改编影视剧集中，改编成这个场景，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难道就为了让两个人相互看一眼，视线能够有所接触：噢，原来你也在这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于时间和空间的无际荒涯之中，就这样遇上了；然后，就为了“看”一眼；再然后，夜策冷嗒嗒的马蹄就“带走了我的哀愁”，丁宁尴尬而羞涩地转过身去，说：店家，打油！

果然，打的是酱油——而不是香油？！

三、与我何干：白天不懂夜晚的黑

这一眼这一句，笔起墨落，似乎再无关联。

酒铺少年丁宁与这个下着罕见暴雨的非常黑夜、这个“监天司司首夜策冷诛杀剑炉余孽赵斩”的非常事件以及这两个身份很不一般的非常之人，貌似都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无罪在开篇的笔落墨成之时，会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下的事实、真相和秘密。

或许对于某些人而言，如此漆黑之夜、漆黑之雨水、漆黑事件，甚至处处刻意地强调诛杀剑炉余孽赵斩的大秦帝国黑衣官员和他们用以抵御剑炉热火的黑雨伞和黑身份，都过于“刻意”了：无论是强调他们的衣着、道具或武器的漆黑，还是身份、职责以及官衙本身在整个大秦帝国朝政体系之中都属于“地下黑”的漆黑，就连夜策冷本人的身份和意志抉择，亦有一些“见不得光、见光就死”的不可说之漆黑。

而比这个更刻意的，是强调夜策冷从黑雨伞之下伸出的第一只靴子的“雪白”，以及在这一片漆黑的色彩中显出真身的长裙之雪白，甚至书卷气之浓厚、身姿之曼妙、剑气之凌厉、能与这世间另外三大奇女子（白山水、长孙浅雪和赵四小姐）并肩而立的奇傲女子之雪白……

在无罪如墨一样重的落笔起意之中——

黑与白太分明了；

黑暗之中的那一抹雪白太亮眼了；

所以，或许会有过于刻意甚至矫情之嫌：夜策冷一身白裙、白靴，在黑雨、墨夜、非常黑暗事件之中，伸出这第一只雪白的官靴，就不怕溅上一堆的泥？

就连刻意来旁观的“吃瓜”少年丁宁都被溅了一脸的泥，要靠神都监那著名的恶犬莫青官递过来的一块干布，才能擦拭干净，更何况夜策冷在和那境界相差无几

的剑炉赵七激战恶斗之际，需要时时刻刻旋转用力的脚上的雪白官靴。

即使如此，那一块布还是不够擦的。丁宁在离开现场之时，“面容已经擦拭得清亮，衣衫上却还满是污迹”，只能“一脚深一脚浅”地往梧桐落酒铺走，更何况夜策冷那“一脚更深、一脚更浅”“还可以往上踢、往天上飞”的雪白官靴之上，更着一身雪白的衣裤！

如此高冷、位高权重、有颜值有实力的世间少有的奇女子，想必多多少少是有洁癖的。但是，无罪仍然敢让她一身雪白地出现在这黑重的暴雨秋夜、黑暗诛杀事件之中，岂不就是要让漆黑一片的世界，出现一抹白色的光亮？哪怕染上雨水泥泞，从雪白变成了污白，但毕竟还是“白”。

但如此“白”之人，为何要一脚踩进这如墨一样的黑夜，以及这如漆一样重的黑暗事件之中呢？

四、原来看你：

穿过千军万马（穿街过巷）来相见

当局者不迷，旁观者不清！

又迷又清的，反而是我们这些刚被裹挟进故事布局的读者。

但是，恰恰有着帝师墨守城这样我们所称的旁观者和“专业评论员”的存在，才能让我们在故事迷宫之中扯出一个线头来。

帝师墨守城对弟子黄真卫说明召回夜策冷的意思，就具有理顺“一条线索或脉络”的意义与价值，可以解读、诠释和建构夜策冷在《剑王朝》开篇就出场的象征和隐射：夜策冷这一只雪白的官靴落下来，一脚踩进了平静了十余年的长陵泥潭，代表着某个无可更改的形势和抉择——毕竟，斩杀剑炉赵七，只不过是长陵甚至大秦帝国和整个天下即将席卷而起的风云之中一个小小的序曲和前奏。

在这风云再起的时刻，夜策冷另外一只雪白的官靴，又要何时、何地、何种状况下才会踩下来，又会踩出怎么样的漩涡——是一脚踩出黑水深潭千年不死、万年搅风拌雨的老王八？还是一靴踩穿那堪称“故事黑洞”的终极大秘密？

毕竟，对于夜策冷而言，她一出场就自带神秘的“谜团”——她身着白衣，就是因为“祭那人”？

因为“那个人”从海外归来？

还有更重要的疑问——

她当年为何“背叛”那个人，又为何没有像其他背叛之人那样深受重视，而一直被流逐于海外？

她是深受元武皇帝与皇后郑袖真正的疑忌，还是真的像帝师墨守城所解说的那样，是被雪藏的一把巩固长陵和大秦帝国的城墙剑？

最重要的是，丁宁真的只是来“看”她剑诛赵七，从而进一步撇清自己的嫌疑，而不是专门来“看”她——想看清楚她当年和当下的选择？……

就像后面的故事所说的，夜策冷当年为什么要背叛那个人，不但是丁宁一直相当疑问的事情，而且是夜策冷自己的心中刺、喉中剑，是一直迈不过的那道坎。

因此，假如丁宁穿过千军万马（穿街过巷）来相见，看的并不是这一场围杀，而是那个“嗨，好久不见”的夜策冷，又会怎样？！

只不过，相见怎如不见：高冷夜司首身上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个亦徒亦下属的小姑娘的影子，而酒铺少年身上再也没有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天下剑首的影子——相看两不见，她看不见他，他看见的都不是她！

那么，那一声“真漂亮”的无限感慨，又意味着什么？在另外那只靴子没有落下来、一锤定音之前，我们谁也不得而知。

但，我们现在可以得知的是一——《剑王朝》的墨，犹如这夜一样漆黑。

但又犹如夜策冷在雨夜出场之中“雪白的官靴、雪白的长裙”那一抹雪白的光亮，所带来的“上帝要有光、就有光”的光明之照。

无罪笔和墨，层层往后推尽，如刀如戟如剑本身，将那厚厚的黑幕撕裂开来，让我们看到幕后的门槛，以及门槛背后那条曲折宽阔的复仇之路，以及那更为广阔的长陵风云、异秦世界，以及少年复仇路上很遥远、但比这个地平线更遥远的“大一统”远方。

因此，无罪开篇第一章的层层渲染与铺垫，顺理成章地带出“吃瓜主角”酒铺少年，并在丁宁和夜策冷之间，建立起一种“穿过千军万马（穿街过巷）来相见”“相看怎如不见”的视线杠杆……

在重重的夜幕（黑幕）之中，撕开了一条雪白的亮线——“借我一双慧眼，让我把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层层地看清那被掩盖和遮蔽的事实、真相和秘密之渊。

这就像夜策冷在黑雨、黑夜、黑雨伞甚至是作者像墨一样重的黑字之下，伸出来的“一只雪白的官靴”：整个故事，就此“亮”了！

五、身份（自我）的悬念：

他是“传人”或“那个人”？

夜策冷和剑炉赵七“相遇即相杀”的最大意义，就是扯出了“那个人（王惊梦）一元武皇帝”这两个巅峰强者生死仇讎的复杂关系，并指向了酒铺少年丁宁这个支点——从“真是漂亮啊”这一句话，到“相看怎如不见”的视线接触，引出丁宁跟夜策冷和那个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引出了丁宁“身份（自我）的悬念”：丁宁是谁？

从开篇“夜策冷围杀剑炉赵七”，到《剑王朝》第一个大情节“岷山之约”，丁宁始终就顶着“王惊梦传人”的身份行走江湖——这个弟子和传人本身也构成了一重“身份（自我）的悬念”。

就连长孙浅雪在和丁宁相处的很长时间里，亦是把他当作“那个人的传人”，另开青眼但同时又难抑憎恶——尽管丁宁自己一再否认，自己不是“那人的传人”。

但，九死蚕的传人仍然开始流传于世。

长孙浅雪、楚皇、白山水等当世人杰，都以为丁宁就是“那个人的传人”。

但是，传人和弟子的身份也不足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王惊梦和皇后郑袖、长孙浅雪之间复杂而私密的情感关系，特别是丁宁和长孙浅雪朝夕相处，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唯有王惊梦才能拥有的歉疚与情愫。

特别是濒死的周家老祖才从他居然也会郑袖的功法——就算是那个人的传人亦不可能学到当世皇后郑袖的功法——而猜测或证实了一点点真相：丁宁就是那个人。

于是，“丁宁就是王惊梦”的论调，就开始出现并驱动《剑王朝》的故事发展了。包括夜策冷，也逐渐在丁宁身上感受到了那个人的影子。

但，“丁宁是那个人（王惊梦）”的结论又带来一个根本的矛盾：王惊梦死，

丁宁生，中间差了三年，画不上等号！

真相和事实仍然被作者捂得死死的，不但一直贯穿鹿山会盟和岷山剑会，还将一直遮掩下去。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像“维纳斯的小黑裙”又掀开一点点，但转瞬即逝，偏又迷雾重重。

因为，它在掀开维纳斯带蕾丝花边的小黑裙的每一朵小花蕾时，又在遮掩其中更深层次的东西；从而让你看到外露的一点点，却又被遮蔽了视线，意识到“原来有更多的东西是你看不见的”。

因此，直到岷山剑会结束，我们仍然不知道丁宁是谁：到底是那个人的传人，还是就是那个人？

看样子，作者无罪是要紧紧地把它捂在自己的手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云雨之间，氤氲蒸腾，迷雾重重。越是想看清楚事实和真相，就越觉得扑朔迷离——但又像雾霭中的一丝亮点，隐隐让人看见那迷宫出口的方向：自我（身份）的悬念，就像金毛线球一样，指引着这一场“故事迷宫”之旅。

正是以“自我（身份）的悬念”为支点和杠杆，无罪才能撬动了整个《剑王朝》从“大复仇记”到“大布局”（大阴谋与大圈套、大迷局与大格局）再到“故事迷宫”的谋篇布局。

对《剑王朝》这一案例分析，再一次阐明网络文学讲故事、写爽文、IP化（影视改编剧集）必须要遵循的黄金法则：小切口，好杠杆，大格局——极宏大的世界观设定或故事体系，必须落实于极精微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之上，并建构一个能够以此支点撬动整个故事布局的好杠杆。

夜策冷那只雪白的官靴，离海上岸，进巷入院，一脚踩进去，就是这样一种局势。这不仅仅是诛逆之杀，亦是布局之谋，更是格局之争。

而这种诛逆一做局一布局一格局甚至是最最终大格局之战的层递递升序列之中，“穿过千军万马（穿街过巷）来看你”却与夜策冷“相看怎如不见”的酒铺少年丁宁——天下剑首王惊梦，其实才是焦点和枢纽。

（参阅庄庸等主编：《爽点宇宙：中国网络文学阅读潮流研究（第2季）》，华语网络文学智库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20年版，书号：978-7-5153-6028-7；责任编辑：陈静、张佳莹）

网文透视 ∟

网络文学网站和关键词词条连载（六）

主持人 / 邵燕君

幻剑书盟

(www.hjism.net/www.hjism.tom.com)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早期最重要的文学网站之一。2002年底至2004年初网站规模居首位，曾积极探索包括VIP在线收费制度在内的商业模式。

幻剑书盟原为西陆BBS中的书站联盟，包括“书情小筑”（站长司马笑）、“石头书城”（站长小石头）、“小书亭”（站长iapetus）、“凝风天下”（站长凝风）。2000年10月成立联盟，2001年5月独立建站，宗旨为：“成为众多书虫的乐土”。2002年前后，文学网站普遍面临商业转型压力。此时孔毅入职任总经理，网站正式公司化。资金与服务器两大难题被解决后，幻剑书盟迅速壮大，超过了被迫转向实体出版的龙的天空，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文学网站。《异时空之中华再起》（中华杨，2002）、《诛仙》（萧鼎，2003）、《搜神记》（树下野狐，2001）、《新宋》（阿越，2004）、《狂神》（唐家三少，2004）等网络文学早期重要作品均首发于此。

由于在推出VIP在线收费制度（2014年2月10日）、得到资本和渠道支持等关键节点上，均稍晚于起点中文网，2004年后被起点赶超。2006年被TOM在线集团收购后影响力逐步下降，2014年停止更新。

文 / 许谭天、邵燕君

天鹰 / 天逸文学

(www.tywx.com.cn/www.tewx.com)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早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论坛 / 网站之一，以小说多色情描写闻名。2000年12月12日，天鹰论坛在西陆BBS成立，次年进入西陆玄幻武侠类论坛前列。2003年7月，逐步撤离西陆、独立建站，但在下半年因技术故障流失大量读者。2003年底，紧随起点中文网实行VIP在线收费制度。200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因涉黄被关闭。同年11月，“天鹰文学”更名为“天逸文学”（www.tewx.com）重新开放，人气已经下滑，但在业内仍具影响力。2005年5月18日，加入中国原创文学联盟

（幻剑书盟、龙的天空、爬爬书库、翠微居、天逸文学、逐浪网），联合对抗起点中文网。2007年4月，网站因亏损关闭。2014年，仍有天鹰老员工在龙的天空论坛上发帖号召重建网站。

文 / 谭天

翠微居

(www.lkong.net, www.lk.cn)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网络文学论坛 / 网站之一，以多部色情小说闻名。2001年3月，翠微居论坛在西陆BBS建立，2002年3月经网友募捐独立建站，当年10月在西陆文学类论坛中排名第一。2003年底，紧随起点中文网实行VIP在线收费制度。在2004年的“扫黄打非”中，因涉黄被关闭整改，失去了一线文学网站的地位，但一度仍有相当的影响力。2005年5月曾加入中国原创文学联盟（天逸文学、幻剑书盟、龙的天空、爬爬书库、翠微居、逐浪网），联合对抗起点中文网。2014年，在全国“扫黄打非”行动中被关闭。至今，仍有不少色情论坛和盗版网站冒用翠微居的名称吸引用户。

文 / 吉云飞

爬爬E站

(www.3320.net)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早期重要网站之一。前身为深爱网的原创文学版块，2001年8月建立。2002年1月，独立建站，5月，开设爬爬书库。2003年6月，组建爬爬评论团，在网站论坛“爬爬大陆”点评网络小说，成为最大特色。2004年4月，与明扬品书网合作，建立VIP在线付费阅读专区“爬爬品书网”，次月即宣告失败。6月11日，自行推出VIP专区“VIP图书馆”。10月20日，与天逸文学、冒险者天堂（台湾同名出版社官方网站）组成三站联盟，共享作品资源。2005年5月18日，加入中国原创文学联盟（幻剑书盟、龙的天空、翠微居、

爬爬书库、天逸文学、逐浪网），联合对抗起点中文网。2008年后网站逐渐衰落，2011年闭站。2013—2015年期间，一度重新开放，2015年底，彻底关闭。

文 / 谭天

铁血网 / 铁血读书

(www.tiexue.net/book.tiexue.net)

铁血网，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军事爱好者网络社区，成立于2001年。2004年成立读书频道“铁血读书”，主打原创军事小说，被称为“中国原创军文的摇篮”。

铁血网原名“虚拟战争网”，2001年9月改名“铁血军事网”，2005年正式改名为“铁血网”。“铁血”之名来自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据创始人蒋磊称：“铁——是坚忍不拔的意志，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蒋磊：宅男宅出的铁血网》，《人物周刊》2012年12期。）该网站具有浓厚的探讨军史知识和议论时政的氛围，活跃者多持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铁血读书频道善于吸收、转化“军迷”的智慧和激情，孕育出了《从春秋到战国》（梦回汉唐，2002）、《醒狮》（卫华，2002）、《夜色》（卫悲回，2003）、《汉风》（克劳塞维茨，2004）、《石油咽喉保卫战》（中悦，2005）、《特战先驱》（业余狙击手，改编为《雪豹》，2006）、《中日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最后的卫道者，2007）、《永不解密》（风卷红旗，2015）等代表性作品。其中，一些作者还成为著名主旋律影视剧的主创人员。（例如，克劳塞维茨（本名董哲）任电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的编剧，纷舞妖姬（本名董群）、最后的卫道者（高岩）担任《战狼》系列电影编剧。）

2004年之后，铁血网尝试商业化转型，逐渐发展为垂直兴趣社区、文学网站、军品商城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文 / 李强

《破壁书》相关词条（六）

小白

“小白”有三层含义：一是指不花钱、白看书的读者，这一含义目前已很少有人使用；二是指刚开始阅读网文，阅读量少的新读者；三是指只看爽文的一类读者。因为新读者常常是只看爽文，小白也就从新进网文圈的用户被引申为只看爽文的读者。由于很难判断读者的阅读经历的长短，如今是否只看爽文已成为判断是否为小白的最重要的标准。

“小白”中的“白”早期有“白看书”之意。部分网文读者曾宣称只看盗版书，不愿意用任何方式支持作者，不花钱，不推荐，纯白看书，故而得名。现在“小白”更多则是半嘲讽半亲昵地指“小白痴”，这是阅读网络文学多年、阅读量较大的深度用户对网文新读者的称呼。与小白相对，这群资深用户常自称为“老白”。而新读者被称为小白的原因，则是他们大多只阅读爽文，还停留在最简单最直接的欲望层面上，而老白通过长期的阅读都已经度过了这一阶段。

“小白文”就是以小白用户为主要预设读者群的作品，也即针对初级网文用户的网络小说。这类小白文在今天仍占据主流，但地位日渐下降，作者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此前在无数小白文作者中脱颖而出的代表作家主要是被誉为“中原五白”的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梦入神机、辰东，近年来则还有耳根、柳下挥等。他们的作品虽然以小白为写作对象，但在技巧上都可圈可点，也形成了各自的写作风格和稳固的粉丝群体。而“中原五白”原本是指网文圈中名气最大、读者最多、吸金能力最强的五位“白金作者”，只是这五位作者全都靠面向当时在网文圈中占绝对主流的小白读者而屡获佳绩，因此“中原五白”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五位小白文作家。小白文的代表作有《斗破苍穹》（天蚕土豆）、《星辰变》（我

吃西红柿）、《斗罗大陆》（唐家三少）、《神墓》（辰东）、《阳神》（梦入神机）等。

文 / 吉云飞

此类系统性质的外挂的网络小说。

文 / 吉云飞

文青

“文青”，即“文艺青年”的简称，但在网络文学中有其特定含义，是针对于“小白”并有意与之相对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也有一说是小白对贬低爽文者的反击。与小白通常指读者不同，文青通常是指作家。但文青与小白一样，在网络文学界中使用时词义都相当暧昧与含混。褒扬者赞赏文青在文学风格和思想内涵方面的开拓意义；贬损者认为文青是在装模作样，无病呻吟。

随着网文“精品化”潮流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肯定文青作家是一群具有某种情怀，表现出某种创新性诉求，文学性和思想性俱高的网络作家。目前文青作家的粉丝团体人数还远不及小白，但文化层次和审美趣味普遍高于小白。值得注意的是，文青只是老白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与小白在风格上最针锋相对的一支，并不能囊括整个与小白相对的老读者群体的偏好，更不能把所有“精品化”的网文都简单命名为“文青文”。文青文虽然主要指文青作家创作的作品，但不排除某些非文青作家也会选择创作文青文。总体来说，文青文只是一种与小白文相对的审美风格。

文青的代表作家有猫腻、烽火戏诸侯、徐公子胜治、骁骑校、烟雨江南、酒徒等。文青文的代表作品有《间客》（猫腻）、《将夜》（猫腻）、《雪中悍刀行》（烽火戏诸侯）、《橙红年代》（骁骑校）、《太上章》（徐公子胜治）、《尘缘》（烟雨江南）、《隋乱》（酒徒）等。

文 / 吉云飞

金手指 / 系统

“金手指”本来是电子游戏的作弊程序（有时也称“外挂”，在游戏里，“金手指”主要用于单机游戏，“外挂”主要用于网络游戏，但用来评论网络小说时，二者并无区别），后来在网络小说中，主角总是能利用“正常规则之外的特殊规则”来获得成功的情节被读者称为“开外挂”（开挂）或“开金手指”。

网络小说中外挂的盛行有其社会心理因素。屌丝的逆袭或者说“自我拯救”是建立在“反抗必有希望”的基础上，但这种希望常常太过渺茫，在今天阶层日益固化的社会中更近乎绝望，普通人要取得远超同辈的成功只能依靠外挂。除了外挂，网络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已经很难想象也无法相信单纯依靠个人的智慧与奋斗就能获得超凡的成就。

“系统”，是由网络游戏的操作系统这一概念引申而来。网络文学中的系统元素，是一种主要的开挂方式，一般是主角获得了某种带有系统功能的道具——这种系统是一套带有复杂和完善体系的升级版外挂，能够为主角提供一整套作弊服务而非某种简单的机缘。日本动漫《哆啦A梦》里哆啦A梦的口袋，就可以算作最早的系统。这种系统可以泛指一切可以被主角携带的具有指南性质的外挂，如天蚕土豆《斗破苍穹》中主角的系统就是一只拥有丰富修行经验和资源的戒灵“老爷爷”，后来“系统老爷爷”甚至成了一个网文圈的流行词，成为这种随身带着金手指的设定的代名词。“系统文”或者“系统流”就是指设定有

大事记 ∟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 (2020年10-11月)

整理编写 / 元婕

1.10月1日,塔读文学古风全品类题材征文大赛正式开始,持续至12月31日。塔读文学成立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原创文学业务,坚持扶持优质的潜力作者。

2.10月10日,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获奖名单公示,共15个类别、24部作品获奖。现实题材类作品4部:《朝阳警事》(卓牧闲)、《商藏》(廉政)、《星辉落在风沙里》(北倾)、《传国功臣》(陈酿);玄幻仙侠类作品2部:《牧神记》(宅猪)、《仙风剑雨录》(管平潮);都市幻想类作品2部:《我的清纯大小姐》(带玉)、《别想打扰我学习》(月流光);军事历史类作品2部:《汉天子》(六道)、《宰执天下》(cuslaa);现代言情类作品2部:《沉睡的方程式》(风晓樱寒)、《火光恋人》(朵朵舞);古代言情类作品2部:《运河天地之策马春风堤上行》(锦沐)、《长安小饭馆》(樱桃糕);悬疑科幻类作品2部:《破云》(淮上)、《绝世幻武》(百世经纶);游戏竞技类作品1部:《天行》(失落叶);影视改编类作品1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关心则乱);有声改编类作品1部:《修罗武神》(善良的蜜蜂);动漫改编类作品1部:《元龙》(任怨);实体出版类作品1部:《平天策》(无罪);翻译输出类作品1部:《圣武星辰》(乱世狂刀);繁体出版类作品1部:《男儿行》(酒徒);最佳故事创意作品1部:《剑来》(烽火戏诸侯)。

3.10月10日,天涯社区与海南国知中心围绕网络文学版权证券化等探讨合作。

4.10月12日,第三期“网络文学IP直通车”活动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天马苑开展。本次活动以“促进IP转化,实现从文学作品到文学产品的有效转化”为主题,由高新区(滨江)党委宣传部、高新区(滨江)文化创意发展中心、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管委会、中国网络作家村主办。

5.10月13日至19日,第十五期新兴领域青年大学学习暨全国青年网络作家“青社学堂”专题培训班在江西省井冈山市举行。此次培训班由团中央社会联络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与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共同主办,共计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网络作家与重点文学网站从业者100人参加。

6.10月15日,掌阅第二届听书节盛大开幕,活动将联合中信、博集、磨铁、联合独创、鸿达以太、博易创维、果维、网易等百余家合作方,提供畅销经典、有声小说、知识学习、相声评书等各品类优质内容,为用户献上一场听觉盛宴。

7.10月15日,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网络文学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会议围绕网络文学研究室今后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话题展开研讨。

8.10月16日,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发布实施浙江省青年网络作家培育工程“新雨计划”。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决定,计划从2020年起,将青年网络作家“新雨计划”作为继“新松计划”“新光计划”“新峰计划”“新荷计划”“新鼎计划”后新增的,专门针对网络作家新生代的专项培育计划,纳入全省青年文艺人才培育工作重点项目。

9.10月16日,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活动之一,“网络文学论坛:聚焦精品,聚力提升——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网络文学的使命与担当”在北京出版集团举行。20余位来自政府机构、作家协会、出版机构、网络文学平台的代表以及作家、批评家就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互动、网络文学的“精品化”与“走出去”、网络文学未来发展趋势等重要议题和热点现象展开了深入对话。

10.10月17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网络文学研究室在京成立。研究室将聚焦对网络文学及相关文学现象作文学、文化及理论方面的勘察,整合文艺学、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多学科资源,坚持追踪、关注中国当下网络文学发展进程,综合研究并构建符合网络文学发展特点的前沿理论和评价体系。

11.10月19日,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在上海举办联合发布会。在腾讯新文创战略的纵深推进下,三家公司以整体影视生产体系首次亮相,成为腾讯和阅文深度布局影视业务、强化数字内容业务耦合的“三驾马车”。会上,三家公司联席发布了《1921》、《人世间》、《庆余年》第二季、《赘婿》、《流金岁月》、《一人之下》等56个影视项目的最新消息。

12.10月22日,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启动仪式暨“新时代网络文艺评论的凝聚力影响力”研讨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办。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由2016年首届网络文艺评论大赛全新升级而来,每两年举办一次,本次主题为“因网而生,向美而评”。

13.10月22日,第五届爱奇艺文学奖“幻想青春”征文获奖名单公布,按排名顺序为:《我一违反行为规范手册就穿越》(黄伟康)、《首席大佬,你人设崩了》(蒙淇淇)、《他跨越山海而来》(虫小扁)、《一个女杀手的自我修养》(十五粒)、《穿越之国师大人你没弯》(风铃不默)。

14.10月24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网络文学研究分会、安徽大学文学院网络文学研究中心主办,杭州万派财经文学研究院承办,掌阅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协办的《脑控》作品研讨会在线举行。

15.10月26日,第二期江西网络文学培训研讨班在新余开班。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文联、新余学院主办,江西省作协、新余市文联、新余学院文传学院承办,来自江西各地的48名网络文学编辑、作家参加活动。

16.10月27日,“我和成都”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定向创作征集面向全国作家启动,该活动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指导,由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主办,成都市作家协会协办。

17.10月29日,第二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周开幕式暨第二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颁奖典礼在南京江宁东山国际滨河街区举行。本届文学周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的大力支持指导下,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江宁区联合主办。近100名国内著名网络文学作家、评论家、文学网站主编等参加活动,相关活动持续至11月5日。

18.10月29日,由中国“网络文学+”大会联合第27届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2020·秋季)共同承办,主题为“编剧赋能,助力IP内容跨越”的网络文学影视化

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当下IP影视化市场中备受关注的提高网络文学创作水平的必要性，以及IP改编的精品化制作标准等话题。

19.10月29日，《2020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综合实力研究报告》在京发布，揭晓2020年中国互联网综合实力前百家企业和2020年中国互联网成长型前20家企业名单。连尚文学入选中国互联网成长型前20家企业名单。该报告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工信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联合发布，自2013年起对互联网百强企业进行评选，2019年新增中国互联网成长型企业20强评选。

20.10月30日上午，由湖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湖南省网络视听协会、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中国网络文学小镇主办的“文创湘军湖畔沙龙—湖南省重点网络影视剧创作谈”在中国网络文学小镇多功能会议室举行。

21.10月30日，第五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爱奇艺“云腾计划”线下沙龙在798艺术区机遇空间正式召开。企业方代表以及百位影视方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22.10月31日，“网书正能量 汇聚长三角”论坛活动在无锡举行。本次活动为2020长三角·紫金网络传播创新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齐聚网络文学作家、学界专家，网络文学IP产业链从业者，聚焦网络文学在现代传播中的新作为，探讨其对于网络传播的创新推动作用，打造网络文学健康生态链。

23.10月31日，以“以文铸魂·以文育德”为主题的第五期中国网络作家村高级研修班顺利结业。该活动由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指导，由高新区（滨江）党委宣传部、高新区（滨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管委会、中国网络作家村主办，咪咕阅读、掌阅文学、米读小说联合主办。本次培训班邀请了业内知名影视制片人、编剧、编辑、网文大神、上市游戏公司IP负责人作为导师，从写文到转化多维度提升学员的综合素养。

24.11月2日至4日，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主办，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杭州市高新（滨江）区委宣传部、杭州市高新（滨江）区文联承办。网络文学专家学者、网络作家、地方作协及网络文学平台负责人60余人参会。

25.11月6日，辽宁省作协在大连举办“金芦苇”工程重点作品《硝烟散尽》研讨会，组织省内外网络文学专家对网络作家骠骑的新作《硝烟散尽》进行版前研讨，这是该工程首次扶持网络文学作品。辽宁省作协自2017年起实施“金芦苇”工程，对长篇小说重点作品进行扶持，每年两部，至今已经重点扶持8部作品。

26.11月1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网络文学主题征文大赛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是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的指导下，由上海市网络作协、江苏省网络作协、浙江省网络作协、安徽省网络作协发起，并由全国各文学网网站、平台共同举办。

27.11月13日，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初审结果公布，共61篇稿件通过初审进入终审。大赛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和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指导，中国网络作家村、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宣传部、杭州高新区（滨江）文创产业发展中心、杭州高新区（滨江）团委和杭州白马湖生态创意城管委会主办。

28.11月13日，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颁奖暨IP交易大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指导，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活动现场，主办方为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获奖作品《2.24米的天际》等10部作品作者、获优秀组织奖的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6个部门单位颁奖，并举行影视版权开发、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合作等5项签约仪式。

29.11月15日，2020花地文学榜网络文学年度榜单揭晓，10部网络文学作品上榜：天下归元《山河盛宴》（潇湘书院）、风御九秋《归一》（17k小说网）、老鹰吃小鸡《全球高武》（起点中文网）、红娘子《百年好合》（书旗小说网）、志乌村《大医凌然》（起点中文网）、何常在《浩荡》（阿里文学）、阿菩《大清首富》（阿里文学）、爱潜水的乌贼《诡秘之主》（起点中文网）、

猫腻《大道朝天》（QQ阅读）、骠骑《花开花落》（书旗小说网）。本次活动由羊城晚报社与深圳福田区委区政府联合主办。

30.11月16日，2020首届上海国际网络文学周于上海浦东正式开幕，同时发布《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本届活动以“开放文学力量 网聚时代精彩”为主题，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上海市出版协会、阅文集团主办，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支持。《白皮书》呈现出全球文化交流背景下网络文学的发展趋势，并以阅文集团旗下起点国际为研究样本，首次披露海外市场分析及用户画像。

31.11月18日，爱奇艺宣布文学会员权益纳入爱奇艺VIP会员权益体系，进一步打通文学与影视的娱乐边界，为作者的IP创作带来更多可能。

32.11月19日，第三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阅文集团亮相大会，借助以“阅引时代·文创生态”为主题的展览，全方位展示文学内容生态建设最新成果。

33.11月20日，阅文集团举行发布会，宣布阅文起点大学正式成立。阅文起点大学是阅文在腾讯新文创战略指导下，打造的兼具实战性、权威性和开创性的培育体系，致力于为行业持续输送创意写作人才，构建内容行业有生力量。发布会现场，阅文重磅发布了“青年作家扶持计划”。

34.11月20日，浙江网络作协评选出2020年度10部原创网络文学作品列入年度扶持项目：王路（在南方毛豆）《无人知晓》、王誉蓉（华笙、王慕一）《奔向星辰奔向你》、毛晗涛（冬约夏至）《明日有约（若有明日）》、吕丹（寸寸金）《一半讲究，一半美好》、张健（燕垒生）《大明风云第二季》、郑茹茹（茹若）《职场妈咪图鉴》、胡丹丹（溺紫）《东极少年》、傅晓晨（辰尘，krishnafu）《绿洲》、蓝红燕（汗滴）《她的上半场》、蔡志浩（夜半微风之老鬼）《荒流》。

35.11月24日，“优秀网络文艺评论的评价标准”研讨会暨中国文艺评论网第三期新版上线仪式在京举行。研讨会是第二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的重要阶段性活动，由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参加此次活动的有5位特邀嘉宾、21家媒体记者、中国文艺评论新媒体网友代表等共约50人。

网络文艺活动大事记 (2020年12月)

整理编写 / 元婕

1.12月5日至6日,“2020海南岛国际电影节——自贸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论坛”在三亚举行,与会人员就网络文学发展与IP化进行讨论,并举行“后疫情时代的网文出海”和“自贸港网络文学产业的发展融合”两个主题分论坛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海南省网络作家协会承办。

2.12月6日,橙瓜数据网发布2020年11月网络文学行业报告:男频玄幻都市领跑畅销,女频改编霸屏。

3.12月7日至11日,湖南青年网络作家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培训班在长沙举办,培训班围绕“培养文学人才、打造文学精品、提高服务能力”三大目标,4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网络作家接受为期5天的培训学习。

4.12月9日,中国网络作家村成立三周年,第三次村民大会暨“村民日”活动在杭州滨江白马湖畔举办。中国网络作家村经三年发展已集聚179名知名网络作家签约入驻,成为全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网络文学创作高端平台。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周边,12家动漫影视游戏企业自发集聚,形成了特有的数娱产业矩阵。

5.12月9日,杭州高新区(滨江)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签约,“浙江文艺出版社网络文学工作室”和“两岸青年网络文学大赛”将落户高新区(滨江),共同助力网络文学的高质量、高水平、多元化发展,杭州高新区(滨江)打造文学作品向文化产品转化新范式。

6.12月9日,在中国网络作家村三周年“村民日”活动暨第三次村民大会上,首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小说大赛评奖结果发布,8部作品获一二等奖:一等奖《一晋江湖》(陈兴雨);二等奖《重建地球》(李瑞豪)、《盗将行》(王璇);三等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邬慧洁)、《诗酒趁年华》(吕洋)、《国士》(田博进)、《我的老师叫劳伦斯·沃格雷夫》(吴冠贤)、《念玉》(卢文慧)。此外还有30部作品获优胜奖。

7.12月9日,第二节全国大学生网络

小说大赛正式启动。比赛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共青团杭州市委指导,由中国网络作家村、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宣传部等部门主办。征稿时间为2020年12月9日至2021年9月31日。

8.12月9日,网络文学高峰论坛暨第四次IP直通车活动在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举行,活动由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橙瓜网联合承办,与会嘉宾来自全国各地知名网络作家、网文行业与文娱企业代表。橙瓜网在论坛活动上发布了产品技术升级业务报告。

9.12月10日,著名网络作家刘炜(笔名血红)受聘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10.12月10日,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2020年中国版权年会在珠海举行。大会首次公布2020年度最具版权价值网络文学排行榜。排行榜细分为现代、古代及幻想三个子榜单,30部佳作上榜。现代:《传国工匠》(陈酿,连尚文学逐浪网)、《明月度关山》(舞清影,小说阅读网)、《何日请长缨》(齐橙,起点中文网)、《余生有你,甜又暖》(囡囡有妖,云起书院)、《猎鹰》(柳下挥,起点中文网)、《星辉落进风沙里》(北倾,晋江文学城)、《时光和你都很美》(叶非夜,云起书院)、《破云》(淮上,晋江文学城)、《我的消防员先生》(尊秣泱泱,潇湘书院)、《浩荡》(何常在,阿里文学);古代:《庆余年》(猫腻,起点中文网)、《赘婿》(愤怒的香蕉,起点中文网)、《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关心则乱,晋江文学城)、《南宋异闻录》(月关,掌阅文学)、《有匪》(priest,晋江文学城)、《画春光》(意千重,云起书院)、《山河盛宴》(天下归元,潇湘书院)、《长宁帝君》(知白,纵横中文网)、《花娇》(吱吱,起点女生网)、《小阁老》(三戒大师,起点中文网);幻想:《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起点中文网)、《第一序列》(会说话的肘子,起点中文网)、《藏海花》(南派三叔)、《雪中悍刀行》(烽火戏诸侯,纵横中文网)、《从前有座灵剑山》(国王陛下,起点中文网)、《元龙》(任怨,掌阅文学)、《我有特殊沟通技巧》(青青绿萝裙,晋江文学城)、《大王饶命》(会说话的肘子,起点中文网)、《欢想世界》

(徐公子胜治,起点中文网)、《天医凤九》(凤灵,云起书院)。

11.12月10日上午,第三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题论坛——网络文学IP影视化改编研讨会在三亚海棠湾举办,本届论坛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指导,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中国影协编剧教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起。论坛以产业数字化为背景,考察网络文学和影视间的深度融合,搭建网络影视剧评价体系。

12.12月14日,鲁迅文学院第十八期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开学典礼在京举行。

13.12月14日,“第三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十佳十人十大特色活动颁奖活动暨文化企业座谈会”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正式举行。此次活动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主办。阅文集团荣获第三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称号,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集团副总裁兼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入选第三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大年度人物”。这是阅文在该评选中首次获双奖,展现了阅文在上海文化产业中积极的创新驱动作用。

14.12月15日,2020咪咕阅读创作者论坛在浙江金华举行。王小平、管平潮、子与2、缪娟、李歆等作者代表围绕“创有引力”的主题做深度探讨。论坛首发对作品和作者双向加持和赋能后打造出的“超能”作者——KOW的概念。

15.12月18日,阅文集团正式发布2020年度网络文学“十二天王”榜单:卖报小郎君、柳暗花又明、牧童听竹、手握寸关尺、火中物、木下雉水、黑夜弥天、左断手、谋生任转蓬、云中殿、大眼小金鱼、神秘的大西瓜。

16.12月19日,番茄小说网发布11月月报,报告包括稿费收入、小说类型、小说互动榜、星火计划等四部分内容。

17.12月19日,“红船精神”全国网络文学大咖征文活动第三季启动仪式在浙江省嘉兴市举行。该活动由嘉兴市文联主办、嘉兴市作协及嘉兴市网络作协承办,于2018年8月正式启动,分三期进行,在全国范围内邀请百名网络作家,以“弘扬红船精神,书写时代正能量”为主题,进

行现实主义题材文学创作。

18.12月20日至22日，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番茄小说作为新兴数字出版企业及数字阅读平台代表，首次亮相数字出版博览会，为“如何以数字内容共建共享推动全民阅读再升级”提出了“番茄方案”。

19.12月21日，腾讯动漫和阅文动漫首次共同亮相，联合举办主题为“要想富，先修路”的创作者交流会。交流会上，腾

讯动漫和阅文动漫宣布，在坚定支持原创动漫发展及加大动漫IP开发力度的基础上，启动网文漫改计划，共同推进300部阅文小说的漫改，并对创作者开放多种合作模式。漫改名单包括《大奉打更人》《大周仙吏》《第一序列》《绍宋》《天启预报》《万族之劫》《问丹朱》《小阁老》《余生有你，甜又暖》等。

20.12月22日，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年度推介活动授牌仪式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大会是第十届中国数字出版博

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共评出“年度社会责任贡献奖”、“年度影响力人物”、“年度优秀品牌”、“年度创新技术”、“年度优秀服务供应商”5个奖项。点众科技董事长陈瑞卿荣获2019-2020中国数字出版年度影响力人物。

21.12月24日，2020年度上海市文学创作系列网络文学专业高级技术职称评审通过人员名单公示，刘炜（血红）、王小磊（骷髅精灵）、蔡骏获网络文学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二级网络文学创作）。

约稿函

《网文新观察》约稿函

《网文新观察》电子刊于2016年创办，经过编委会的努力，在网络文学评论界已经有了较大的影响，本刊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主办，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是上海网络文学评论新阵地，共同助力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

本刊辟有解读网文、类型研究、大神专栏、网络关键词、学术交流等主要栏目，欢迎您来函赐稿。

征稿要求：

- 1、 文章要求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前沿，内容真实、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数据可靠，同时视角独特，文字精炼，可读性强。文题应相符，标题要做到简明简洁，最多不超过20个汉字。
- 2、 来稿一律使用Word排版，格式规范，以6000字符以内为宜（特稿除外）。
- 3、 请提供文章摘要（200-300字）和关键词（3-5个），有条件者请提供文章题目、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的英文译文。
- 4、 文尾提供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籍贯、性别、工作单位、职称、所获学位、主要学术成果、研究方向）
- 5、 凡属国家级、省部级或者其他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请在文稿首页标明基金名称及基金项目编号。
- 6、 文尾提供参考文献（指正文引文出处），包括著作人、著作（论文）、出版地、出版社（期刊或报纸）、出版年、页码。标序号[1]、[2]……
- 7、 请在每篇稿件后附上您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真实姓名、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有效联系方式，以便及时联系。
- 8、 本刊有对文章的删改权，如不同意删节，请予以注明；本刊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 9、 请保证文章版权的独立性，来稿文责自负，严禁抄袭。
- 10、 本刊一旦刊发稿件，即付稿酬。

通信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巨鹿路675号6号楼308室

邮政编码：200040

联系电话：021-54047175 转 280 分机

投稿邮箱：wwwxgc675@126.com

《网文新观察》编辑部

2020.12

06

总第4期

网文 新观察

